

# 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類型與管道的影響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源起

這麼大量的親子互動，孩子的資產一定比別人多，他們以後根本不可能輸。(陳雅玲，2005a)。

家庭是孩子教育及社會化過程的最初始場域，而父母作為孩子成長歷程中最關鍵的影響者，其重要性更為人所關注。許多關於家庭教育的論述便強調，在孩童的教育歷程中，父母的參與和陪伴不僅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且有助於形塑和培養孩子的價值觀和學習能力，對子女未來的成就表現具有深遠的影響（陳雅玲，2005b；何琦瑜，2005）。

在台灣，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動，對教育鬆綁的要求及學生學習權的保障，使得學生被賦予了較以往為高的學習自主空間。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以往僅由學業成績來決定教育分流取向，學生在新的教育制度環境中雖擁有較高的學習自主權，卻也必須面臨更繁雜的升學抉擇過程，特別是在升學管道的選擇方面，且在此過程中，父母所扮演的參與角色也不再只是提供孩子補習或其他物質上的資源，而是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精神同子女討論課業及升學之問題，並給予必要的協助和心理上的支持。而這一家庭內的親子互動過程在子女升學方式的選擇及教育成就取得上所發揮的影響力，益發顯得重要而引起關注。

另一方面，教育改革中對父母教育權的強調，即父母應有權為子女選擇教育型態及參與教育決策（行政院教改會，1996），亦使得父母的教育參與行動成為影響子女教育取得的重要因素。進一步來說，透過相關教育法規的改變，台灣的

教育環境提供了父母更多參與子女學校教育的空間，尤其是在學校事務的參與上，父母不僅擁有更多參與學校活動和瞭解子女校內學習狀況的機會，亦可參與及影響學校相關行政政策的制定（周新富，2003b；楊巧玲，2005）。這一參與過程也使得父母有機會掌握到重要的升學資訊和資源，同時，亦能透過學校行政決策的參與為子女營造良好的學校學習環境，這對子女的學習表現皆有正面的影響，且可為子女升學奠定優勢的基礎（何瑞珠，1999；周新富，2003b）。

由此可知，在台灣教育環境逐漸轉為開放的過程中，父母的參與對子女升學選擇及機會所顯現的影響力及重要性，已不容忽視並應進一步的討論。所以，本文試圖思考升學過程中父母的角色，檢視父母不同的參與方式對子女升學選擇及機會所發揮的作用，藉以瞭解影響台灣學生教育成就取得的關鍵因素。關於這個問題，Coleman 的社會資本理論提供了可茲借鏡的理論基礎。Coleman 從社會互動的角度思考父母如何經由不同的參與形式創造對子女人力資本形成有益的社會資本。Coleman（1988a）分從家庭內部與家庭外部著手，在家庭內，Coleman 認為當父母能投入較多時間、精神及金錢於子女的教養上，將形成親子間的相互義務關係、期待及相互影響，這對子女的學習成長來說是重要的社會資本，有助於提升未來的教育成就表現。另一方面，Coleman 則認為，家庭中所能提供給子女的教育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因此，父母藉由與子女生長環境中的其他成人或機構建立緊密的聯繫互動關係，將可獲得更多有益的教養資源，這對子女教育成就的提升亦有正面的助益。

事實上，在台灣社會以升學為上的價值觀中，提供子女良好的教育環境及為其爭取有利的升學機會，是台灣父母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但在台灣的教育研究中卻鮮少有系統的驗證父母的參與所發揮的影響作用，尤其是對子女的升學機會。若能運用 Coleman 的社會資本觀點，對瞭解這些參與行動於子女升學機會的影響，應是能有所啟發的。準此，本文試圖從 Coleman 的家庭社會資本概念出發，探索台灣學生的升學過程中，父母扮演的參與角色對升學機會的實際影響效果。

## 第二節 問題意識

過去，探討影響學生教育成就差異的因素時，除了學生本身的智力因素外，家庭社經背景因素被視為重要的結構性影響因素，可是多數的研究卻也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對教育成就的直接影響力並不大，而需透過若干中介因素的作用（李文益、黃毅志，2004）。多半研究者從教育資源的觀點切入，主張不同家庭因著教育資源的差異而影響了學生的教育成就表現，如物質及文化資源（黃毅志、陳怡靖，2005）。

近年，Coleman 從家庭所擁有之人際關係互動來端看影響教育成就可能性的「社會資本」的概念逐漸為人所重視。其主要是強調「關係」作為一項社會結構資源對學習與教育成就有正面的影響。Coleman（1988a）從兩個面向進行討論，一是相異於過去就物質條件或家庭文化風格來解釋影響學生教育成就的原因，Coleman 強調的是家庭內的社會互動過程對於孩童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其主張唯有透過親子間的緊密互動過程，家庭所蘊含的各種物質及文化資源才可能發揮其顯著的影響力，進而提升了孩童的教育成就；另一方面，Coleman 從家庭本身所擁有之關係資本的注視擴展到家庭以外的社會互動過程對於孩童人力資本的形成所產生的可能影響，其主張經由家長間、親師之間等關係網絡的建立，不僅可讓父母藉由訊息交換掌握子女在外的學習情況，更可對子女的偏差行為達致規範的效果，這對子女的教育成就來說亦有正面的提升作用。

對 Coleman 而言，家庭背景對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是體現於親子間的關係互動當中，也唯有透過親子互動過程的察觀，才能更清楚解釋家庭背景對學生教育成就所產生影響。而這個觀點正好提供了我們理解不同家庭背景間學生教育成就差異背後的運作機制。除此之外，Coleman 則提出了新的教育資源觀點，其主張透過家庭外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如家長與家長之間、家長與老師之間、家長與學校之間等，亦可創造對子女教育成就有利的社會資本。有別於過去圍繞在

家庭背景所造成的教育成就差異的討論，Coleman (1988b) 主張可透過家庭外社會資本的獲得來加以彌補因家庭內教育資源不足而對教育成就造成的負面影響。

然而，考量台灣教育環境的獨特性，仍有兩個問題必須進一步思索。首先，在台灣學生的教育歷程中，參與升學考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其具有明顯的學習成就篩選作用，並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學生未來的教育成就高低。如何在升學考試中取勝，或者換個方式問，誰能在升學考試中佔據優勢地位，便成為台灣教育相關研究中，相當受到注目的提問。就過去的聯考制度來說，升學唯一的方式即是在聯招考試中考取最佳的學科成績，並以此成績分發至理想的學校，因此，每個人皆在相同的管道參與機會上競爭。不過，隨著聯考制度的廢止，多元入學管道的實施，不僅增加更多不同的升學管道，以往單一成績的成就篩選過程也已有所改變，其不再只重視學科的成績表現，更要求學生提出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表現及資料的準備，包含自傳、特殊成果證明、才藝比賽成果證明、口試、小論文撰寫...等。這一升學競爭過程不僅關係到學生父母本身所能提供的協助和支持，更關係到父母如何獲得更多有利於子女成功升學的社會資源。所以，除了關注父母在家庭內所給予的協助和支持對學生升學方式及機會的影響，本研究亦希望討論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學生升學方式及機會的影響。

其次，Coleman 所主張的家庭內教育資源缺乏者可透過家庭外社會資本的取得來彌補的觀點，是否適用於台灣？儘管台灣教育環境的變革，為父母取得家庭外社會資本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然而，台灣父母獲得社會資本來支持子女升學的過程背後，是否如大家所擔憂的一樣，其實是存在著家庭背景的差異？透過這個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多元入學管道的機會公平性問題。

依此，本文擬以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為研究主軸，分別就家庭內社會資本與家庭外社會資本兩方面進行討論，以釐析家庭內外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及機會的影響及可能存在的家庭背景差異情形。

## 第二章 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在台灣社會中，教育一向被視為未來成就與社會地位取得的重要標的，而入學考試制度作為關鍵的篩選機制，其公平性一直為人所關注。雖然，聯考制度所隱含之家庭背景的差異早已獲得證實並引起許多討論，但對多數台灣民眾而言，聯考制度所代表的機會公平性是為人所信服的。相反地，多元入學管道的實行，對其公平性的質疑卻以燎原之勢蔓延開來。究竟多元入學管道是否存在著教育機會不均等之情況，將有待進一步的檢證。於此之前，本節擬就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狀況及其爭議作一簡要說明及討論。

### 第一節 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參與聯招考試是台灣學子進入下一教育階段的最主要方式。然而，「一試定終身」的聯考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例如：考試領導教學、智育為主的教育方針、學生個人性向和興趣的忽略...等，深為眾人所詬病。沉重的升學壓力，亦成為台灣教育的嚴重問題。為解決聯考之弊病，紓解國中學生的升學壓力，促使國中教學正常化，歷任教育部長無不將入學制度的改革視為優先要務，民間教改團體及行政院教改審議委員會也紛紛對升學方式之革新提出建言，以期能達到暢通升學管道之目標（吳俊憲，2001）。多元入學管道之構想於焉形成。

#### 一、多元入學方案之形成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召開，揭示了台灣教育未來發展的遠景。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所提出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則更清楚地針對台灣高中教育之改革，規劃了一系列的革新計畫，如調整高中職學生的比例、設置完全中學及推動綜合高中...等。其中，「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

管道」為重要的改革方向（教育部，1995）。

此外，行政院為因應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及教育鬆綁之呼聲，特將教育改革列為施政重點，並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負責台灣教育改革推動之研議與規劃（教育部，1995；旋京藩，2002）。歷經近兩年的討論，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五年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羅列教育改革十二大重點，其中亦主張「暢通升學管道，推動多元入學制度」（行政院教改會，1996）。於此，多元入學管道的推動成為教育改革的既定方向之一。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教育部正式公佈「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同年九月公佈「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方案」，計有推薦甄選、申請入學、登記分發、自學方案分發入學、資優保送入學、直升入學等六種升學管道（教育部，2003）。然而，繁多且複雜的入學管道卻引發眾多批評與抱怨，幾經各界討論後，教育部於八十九年公佈的入學方式遂簡併為三種，即：推薦甄選、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吳俊憲，2001）。民國九十年八月則統整高中、高職入學方案為「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俟九十學年度起，教育部宣佈全面實施多元入學方案，並廢除傳統的聯合招生考試，改以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取代之（教育部，2003；陳木子，2002）。實施四十餘年的聯考制度正式劃下休止符。

## 二、多元入學的理念與精神

一九八三年認知心理學者 Howard Gardner 提出多元智慧理論（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其主張人類至少具備八種智慧－語言、音樂、數理邏輯、空間、肢體運動、人際、內省、自然觀察，用以學習、解決問題，並創造活動（鄭麗玉，1993；陳木子，2002；周祝瑛，2002）。值得注意的是，Gardner 認為受到先天與後天因素的影響，個人所擁有的各種智慧並無法全面受到啓發或發展，因此，教育的目的不應只是知識的授與，更是在於提供合適的環境以培養、發掘個

人之優勢智慧，進而養成多元人才，貢獻社會（楊朝祥，2002；陳木子，2002；周祝瑛，2002）。依此，為導正過去聯考僅重視學生智育發展之偏頗，啟發學生的多元智慧，便成為推動多元入學管道之中心理念。

多元入學方案立基於多元智慧、多元選擇、及多元特色三項精神，規劃了多種的入學管道，使具不同智慧及成就的學生得選擇適合的管道以進入高一級之學校繼續發展自身的優勢智慧，而高中職也可藉由多元的招生方式，發展學校的多元特色（教育部，2002；徐明珠，2003）。

為達成此一理想，多元入學方案計畫採取「考招分離」的方式，一方面由專責機構負責辦理考試事宜，建立具有評量功能之試題，亦兼顧學校的教與學；另一方面，藉由多元化的招生方式，使得學生可以適性地選擇升學管道，同時，由各校依自身特色，自主選擇適當的招生管道，以招收適才適所的學生（教育部，2005）。

儘管多元入學的實行立意在改善過去聯考過度重視智育所導致的教育弊病，使每個孩子都能快樂學習，適性發展，但是，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許多執行上的瑕疵，不僅招致眾人嚴厲的批評與質疑，多元入學制度規劃本身的「公平性」問題亦引起相當多的爭議與撻伐。多數人認為，多元入學管道的實施非但無法真正紓解學生的升學壓力，更可能使得擁有豐富社會資源的社會中上階層家庭的學生處於較好的升學優勢，相對地，身處弱勢家庭的學生將無翻身的機會。這樣的疑慮是否為真？在進一步討論前，應先釐清多元入學的公平性爭議何在。

## 第二節 多元入學的公平性爭議

教育一向被視作是弭平社會階層差異很重要的機制，亦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動力，因此，教育機會的均等當是基本條件（吳康寧，1998）。在台灣，由於讀書為高的價值觀影響，教育除了是提升職業與收入的工具，亦象徵著崇高的社會地位。也因為對教育所提供之工具性價值的重視，眾人對教育機會的公平與否也特別地在意（黃毅志、陳怡靖，2005）。

所謂的教育機會均等，簡單來說，是每個人有公平的機會可取得教育成就，即不管個人出身背景為何，只要肯努力、能力強就能獲得好成績及升學機會，並取得較高的教育成就（陳建州、劉正，2004；黃毅志、陳怡靖，2005）。聯考的公平性為多數人所認同，正是因為人們認為聯考提供了「參與教育機會的競爭」上的公平（陳建州、劉正，2004），即任何人只要報名，都可以參加聯考，取得升學的資格。不同於聯考參與機會的平等，多元入學管道報名條件的限制，使得每個人在管道選擇的機會上不盡相同，加上非筆試測驗的審查機制，如口試、書面資料...等，所可能存在的非客觀性的成績評定，皆讓人們對其公平性產生莫大疑慮，即社會中上階層家庭的學生因掌握較多升學資源，故而在多元入學管道的機會競爭上具有較大的優勢。這樣的質疑從何而來？我們可從多元入學管道的參與過程窺探出一些端倪。

多元入學管道的招生流程，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國中畢業生或同等學歷之學生報名參與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取得成績證明；第二，第一次基測結束後，有兩個升學方式可供選擇，即申請入學及推薦甄試。學生若有意願報名，則可依據各高中職所訂之招生條件，選擇申請或推甄某所學校，並繳交所需資料，最後由就讀國中彙整，完成報名；第三，各高中職根據其招生條件，對報名學生進行書面或相關資料的審查，以決定是否錄取；第四，未獲錄取或放棄報到者，則可選擇報名參加第二次的國中基測，並由兩次基測成績擇優使用，



以登記分發的方式升學。

在這一多元入學管道的篩選過程中，陳建州與劉正（2004）的研究發現，學生所面臨的升學篩選除了基測的成績，尚有提前至國三下學期開始的校內篩選過程。面對新的多元入學制度，學生首先必須思考自己的升學目標和選擇以何種入學管道方式來達成，並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升學抉擇的過程中，學生的自我的篩選，其實是受到學校或教師指派，及家長的選擇等多重影響，於是，此一校內篩選的過程所參雜之家庭背景的影響的可能性大為提高。家長爲了讓子女有較好的升學機會，必定想盡方法協助子女取得較多管道參與的機會以提高成功升學的機率，而社經背景較佳的父母因爲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得以提供子女較多的升學訊息和有利資源，爭取到較多管道參與的機會，提高了升學的成功機率。

另一方面，不同於過去聯考僅就聯考分數高低進行篩選，多元入學方案的篩選標準分爲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爲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成績。通常各高中職以此成績作爲篩選的首要標準；第二個部分則爲多面向的評量方式，如特殊成就證明、小論文、口試...等，此部分由各校依其招生需要訂之。除了登記分發僅以基測成績作爲篩選的唯一標準外，推薦甄試及申請入學兩管道皆採兩部分的評量成績作爲篩選依據。

雖然多元入學制度希冀透過較多元化的方式作爲成就評量的根據，以利於不同能力的學生能依自身條件選擇適當的管道升學，然而，許多人認爲，多元入學第二部分非標準化的篩選評量方式缺乏客觀性及公平性，很可能出現如關說、開假證明、家長代工等情況，這對經濟弱勢及毫無背景者顯然不公平。

除此之外，推薦甄試與申請入學兩管道所需的資料準備，或口試、寫小論文等能力的表現，家庭背景爲佳者較容易從父母身上獲得實質的協助與資源，而能有較佳的表現，相反的，資源弱勢的學生則無法同社會中高階層的學生競爭，其

為處於機會上的劣勢者，毫無翻身能力。多元入學儼然成爲了菁英階級的遊戲(楊朝祥，2002；羅融，2002；徐明珠，2003)。因此，縱使弱勢家庭學生獲得與社會中上階層家庭學生相同的入學管道參與機會，卻極可能在第二階段的審查過程處於不利地位，而無法同中上階層家庭學生一樣順利考取學校。

綜上所述可知，多元入學的管道參與過程中，無論是校內篩選的過程，抑或升學管道參與過程，家庭社會資本對子女升學機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其提供了子女心理上及資源上的支持。進一步來說，爲了讓子女有較好的升學機會，父母除了提供許多物質性的資源外，更需花費龐大的時間與精力來協助子女準備相關的升學資料、與子女討論升學的問題，抑或者積極地與學校、老師建立緊密互動，以掌握相關的升學資訊、子女學習狀況，並安排子女較好的學習環境，甚至是透過自身的社會關係來增加子女成功升學的機會，父母這些參與過程所建築的社會資本對子女於多元入學管道的參與提供了有益的升學的利基。

只是，批評者認爲，高社經背景的父母本就具有充足的時間及較好的經濟條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有能力花費許多的時間、精力與資源於子女的各项升學活動上，可讓子女在升學過程中佔據較好的競爭優勢，但這是社會低下階層家庭的父母遠所不能及的。這將使得弱勢家庭學生在多元入學管道參與過程中，因無法獲得足夠的家庭社會資本的援持，而在升學的競爭過程中更形弱勢化。這樣的疑慮也引起了眾人對多元入學的機會公平性的諸多討論，特別是父母參與對子女升學機會所產生的效用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家庭背景的差異情況。因此，本文從父母參與行動著手，針對多元入學管道可能存在的機會公平性之問題進行討論。

### 第三章 社會資本與教育機會

從上章的討論中，我們瞭解到，父母的教育參與對子女的升學來說是重要的社會資本，而這一參與行動所存在的家庭背景差異，卻也讓眾人對於多元入學考試制度所應具備之機會公平性產生疑慮。為進一步釐清社會資本在教育歷程中所扮演之角色，我們擬就社會資本和多元入學管道之間的關係作進一步的探究與瞭解。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針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和教育機會之間的關係進行說明。

#### 第一節 社會資本之意涵

綜觀「社會資本」概念的發展歷程，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 及美國學者 James Coleman 是提供此概念理論基礎的重要貢獻者。Bourdieu 首先在討論資本形式的文章中，為社會資本一詞進行定義與說明，而 Coleman 則為「社會資本」一詞建立系統性理論基礎。這一概念對於理解結構與行動間的互動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而引起廣泛的注意及討論，並為不同領域的學者運用於各種主題的討論。由於 Coleman 最先將社會資本概念運用於家庭和教育成就之間關係的討論，並建立了相關的理論論述，因此，其概念最常為教育研究者所採用，本文亦是以 Coleman 之社會資本理論為基礎所進行的實證研究。然為對社會資本的基本意涵有更清楚的瞭解，故在本節中，我們將先對社會資本概念進行簡要的說明及討論，其後，則針對 Coleman 所提出的家庭社會資本概念作一說明。

##### 一、何謂社會資本？

1986 年，Bourdieu 在其所發表的「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首先運用「社會資本」一詞，並加以概念化。Bourdieu (1986) 定義「社會資本」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立基於長久穩定的關係網絡之中。對網絡中的成員而言，

社會資本是一種集體共有的資源，可提供網絡中的成員行動上的支持，且當成員繼續對此關係進行投資時，它的功能也將得到維持與強化（林南，2005）。而人們所能擁有的社會資本的量則取決於兩項條件，一為其可有效動員的關係網絡的大小，另一則是該網絡之成員所擁有的資本的量，包含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象徵資本（Bourdieu，1986）。

對 Bourdieu 而言，資本的型態主要可分為三種，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而經濟資本是其他兩種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根基，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最終都可化約為經濟資本（Bourdieu，1986；林南，2005）。基於經濟資本不平等的事實，社會和文化資本的累積其實都是在繼續社會的不平等結構（王中天，2003）。在此理論視角下，社會資本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為了維持和再生產群體的統治地位，而進行相互認可和承認（林南，2005）。

不同於 Bourdieu 將社會資本的討論聚焦於階級再生的闡釋，Coleman 則從社會資本的功能著手，對社會資本的概念作一系統的陳述。Coleman（1988a,1990）認為社會資本是無形的，非單一的實體，而是由許多不同的實體所組成，以各種形式表現，例如：義務與期待（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潛在的訊息（information potential）、規範與有效的懲罰（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權威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等。

對 Coleman 而言，社會資本存在於行動者之間的人際關係結構當中，決定行動者能否實現某些目標或行動，其具有兩項特徵，一是社會資本為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之一，另一是其可促使結構中的行動者目標的完成。當行動者有效的使用社會結構來達成其利益，則社會結構對行動者來說即成爲一種社會資本（Coleman，1988a,1990；Sandefeur、Laumann；1998）。

而何種社會結構對於社會資本的生成是重要的？Coleman 認為除社會結構具穩定性外，影響社會資本創造的重要結構性特徵爲「封閉性」(closure)。Coleman

(1990) 以為當網絡封閉性存在，即緊密且閉合的網絡連結，可建立某種信任結構，且產生有效的規範力量，同時，亦能促成其他形式社會資本的存在，例如：義務及期待，這有助於提高社會成員間的信任程度，人際間的互惠關係可以不斷產生，對於行動或目標的完成有事半功倍之效。

儘管 Bourdieu 和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討論著重點不同，但是，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社會資本的幾個特點。首先，社會資本的創造有賴於相對穩定且長期的社會關係之建立；其次，社會資本是蘊含於社會關係中的資源，運用社會資本有助於行動者達成自身的目標及獲取利益（王中天，2003；周新富，2003）。簡言之，社會資本是蘊藏於長期且穩定社會關係網絡中，有助於個人或團體完成行動或目的的一項資源。

## 二、家庭社會資本之概念

Coleman 首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教育成就差異的討論中，其認為應該進一步關注家庭內親子關係及家庭外關係對孩童人力資本發展的影響與幫助。Coleman 指出，傳統討論教育成就時，往往只單純的將家庭背景視為單一影響因素，然而，家庭背景實包含三個部分，即財務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其中尤以社會資本為最重要的影響關鍵。倘若，家庭資源未能鑲嵌並體現於家庭關係之中，則無助於孩童的人力資本的發展，例如，儘管父母具有高人力資本，但父母若僅以此人力資本投注於自身工作之中，而未能成為協助子女學習的重要資源，則父母的人力資本高低與否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是無所關連和影響的（Coleman，1988a；周新富，2003a；陳麗如，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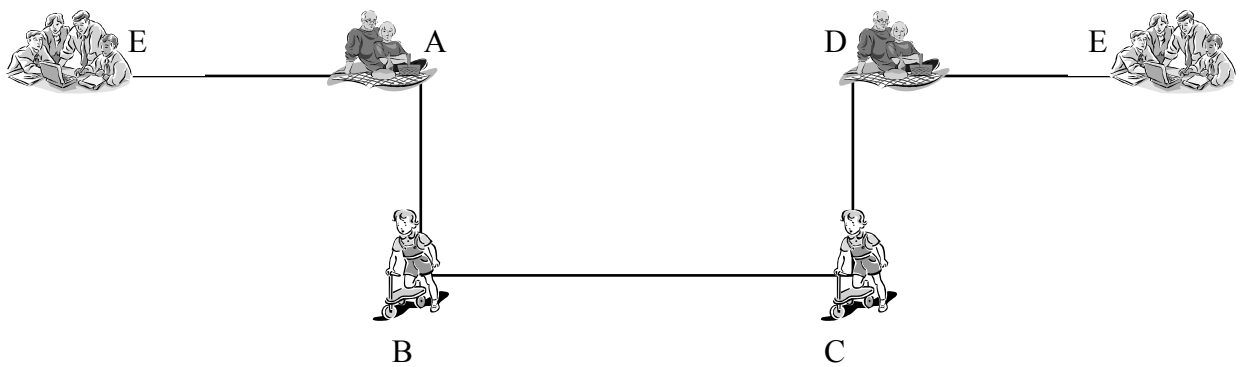
為了清楚闡明社會資本對於孩童人力資本創造的影響，Coleman 以家庭為分界，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兩部分，一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即家庭內社會資本；二是父母與其他可能影響子女發展的個人和機構的關係，即家庭外社會資本（Coleman，1988a；周新富，2003a）。

家庭內社會資本指涉的是父母對子女教育所投注的時間、關心與努力，經由互動而形成對子女的認知及發展有助益的學習資源。Coleman (1988a) 認為，唯有透過親子互動關係的建立，父母的人力資本才有可能成為子女智識發展的重要資源。假如家庭結構缺損，則代表家庭內社會資本缺乏，將不利於子女的智識發展，同樣的，即使家庭結構完整，若親子關係欠佳，家庭內社會資本亦無法產生，而無助於發展子女的人力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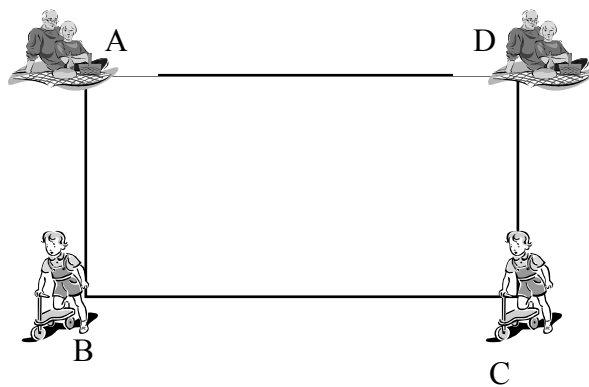
家庭外社會資本則是指透過父母與學校、社區鄰居、子女朋友的父母...等家庭外部人際關係之互動與建立，可為父母提供更多的養育資源，而有利於創造子女的人力資本。父母藉由這些有助於子女發展的他者的關係之建立及連繫，一方面可取得較多有關於教育及子女學習狀況的訊息，另一方面，父母間建立具封閉性的人際網絡，亦能產生具規範性的力量，減少子女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這皆是對提升學習成就有所益處的重要社會資源 (Coleman, 1988a)。

在 Coleman 討論家庭外社會資本時，「代間封閉性」(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被視為創造家庭外社會資本的重要社會結構形式。所謂的「代間封閉性」意指父母、子女、家庭外關係三者間所形成的緊密之社會網絡，特別是父母、子女、子女朋友及其父母之封閉性社會網絡的建立。為更清楚說明代間封閉性的網絡關係形式，我們藉圖一來進一步說明之。

圖 1a 與 1b 中，端點 B、C 代表子女，而端點 A、D 則分別代表 B、C 之父母。此外，圖 1a 與 1b 中，垂直線代表代間的關係連結(relation across generation)，而水平線則為代內的關係連結 (relation within generation)。從圖 1a 中可發現，父母 A 與父母 D 彼此間未建立起關係連結，父母的朋友並非為子女的朋友的父母，世代間並無形成緊密且高度相關的聯繫網絡。相反的，在圖 1b 中可見，父母 A、D 與子女 B、C 之間形成一個密合的網絡聯繫關係，父母的朋友便是子女的朋友的父母，世代間存在著高度關聯的網絡連結，我們稱此社會網絡具有代間封閉性 (Coleman, 1988a,1990)。



(a)



(b)

圖一 父母 (A,D) 與子女 (B,C) 之網絡 (a) 無代間封閉性 (b) 具代間封閉性

(引用來源：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107.)

Coleman 主張代間封閉性的存在使得父母可以彼此交換資訊，瞭解子女在外的行為表現或相關的學校資訊，同時，透過父母間共同的規範與價值觀之分享，可建立一套有效的獎懲方式以監控、指導子女的行為，而減少子女行為偏差發生的可能性。當子女朋友與其父母之間出現溝通的問題，父母也可成為子女朋友與其父母間的溝通橋樑。因此，代間封閉性不僅提供了父母養育子女所需的大量社會資本，亦對子女的教育成就產生正面的影響 (Coleman, 1988a, 1990; Carbonaro, 1998)。

## 第二節 社會資本與升學機會

Coleman 與 Hoffer (1987,1988b) 在探討公立學校學生和天主教學校學生成就差異的研究中發現，天主教學校的學生所以有較高的教育成就表現，是奠基於學校周圍網絡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源於父母們所形成的一個緊密聯繫的社群，他們經常聯絡且彼此交換關於子女及學校的資訊，因而使得父母可以有效監控及規範子女的行為，減少影響子女學習的負面因素。這發現讓 Coleman 和 Hoffer 注意到了在教育場域中社會資本所發揮的正面作用。在概念層次上，Coleman 則進一步從家庭內親子關係互動及父母與其他成人或機構建立之聯繫關係來說明社會資本對子女教育成就提升的重要性。承繼於此，許多教育研究者紛紛針對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間的關係進行實證檢驗。

從許多實證研究中可發現，家庭社會資本的確對教育成就有著正向的影響作用。Israel, Beaulieu,和 Hartless (2001) 在家庭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的研究中發現，父母透過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及行為的規範所體現之家庭社會資本對於學生教育成就的提升有正面的影響。McNeal (1999) 則從父母參與行動來研究社會資本對於學業表現、曠課、及輟學的影響，研究結果肯定了社會資本對成就提升及減少偏差行為有正向影響力。Yan 和 Lin (2005) 則是透過不同種族與族群的比較，討論父母參與行動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對數學成績的影響，結果顯示父母不同形式的參與對白人學生的數學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在父母教育期待對數學成績的顯著影響上，則無種族間的差別。

在國內的實證研究方面，家庭社會資本對教育成就的正面影響亦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巫有鎰 (1997) 在研究台北市與台東縣國小學生學業成就差異時，證實了家庭社會資本，特別是親子間的「關懷型互動」及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會透過影響學生的教育抱負，進而影響學業成就。同樣的，何瑞珠 (1999) 在討論父母參與行動對子女教育的影響的研究中亦發現，父母參與的行動所創造出來



的社會資本，比物質資本和文化資本更為重要，即假若父母能花時間和精力關心子女、與子女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以及與學校保持密切聯繫，參與學校事務活動（如參加家長教師會），將能使得子女擁有較好的自我觀，進而影響學業成就。蔡毓智（2002）則以台北市國三學生為對象，討論家庭所提供的學習資產對於學生基測成績的影響。研究證實，社會資產與學業成績有關，社會資產較豐富的學生成績較佳，反之，社會資產不足的學生學業成績較為不佳。陳怡靖與鄭耀男（2000）則採用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之全國性資料作為分析樣本來研究影響台灣民眾的教育年數的因素，其結果顯示，台灣地區民眾國中以上的教育年數，受到了家庭社會資本多寡的影響，家庭社會資本越高，即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越關注、投入越多，對子女國中以上的教育年數是有利的。

綜觀國內外研究結果，我們的確有相當多的證據支持父母的不同參與行動（包含家庭內的學習參與及父母與學校的聯繫互動）所形成之家庭社會資本對學生的教育成就具有正向的影響力的想法。然而，Coleman 強調封閉性的網絡結構對教育成就提升的重要影響之觀點，卻未在實證研究中獲得支持。

Carbonaro（1998）利用 NELS（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調查資料中 8 年級到 12 年級的學生及家長的資料，來檢證 Coleman 所提之學生及其父母、學生朋友及學生朋友的父母四者間的高度代間封閉性社會網絡是否真影響了學生的教育成就表現。Carbonaro 以學科成績、學年平均成績、及輟學情況作為討論教育成就的三變項，結果發現，代間封閉性僅對於數學學科成績有較為顯著的影響，其餘學科則無，此外，對於學年平均成績或輟學行為也未有足夠的解釋效力。

Morgan 和 Sorenson（1999）同樣利用了 NELS 的調查資料進行檢驗，其使用 10 年級及 12 年級學生的資料來檢驗代間封閉性對數學成績的影響，同時，亦嘗試回答代間封閉性是否能有效解釋天主教會學校的學習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在公立學校，代間網絡封閉性越高將會降低數學學習，因此，Morgan 和 Sorenson

認為代間封閉性並不能有效解釋學習效果。

Ly-yun Chang (2004) 則利用 TEPS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的全國性調查資料來討論網絡封閉性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研究中發現，擁有代間網絡封閉性的學生相較於缺乏代間網絡封閉性的學生來說，其於學業成績上有較好的表現。雖然，研究發現，代間網絡封閉性對於學習的影響，並非是 Coleman 所認為的，是來自規範的執行，但是，代間網絡封閉性所形成價值觀共享的情況，卻仍有可能讓子女接受到父母的高教育期待而增加其對於學習的努力及教育抱負，進而影響了升學的機會。不過，Morgan 和 Sorenson (1999) 卻認為比起封閉性的社會網絡來說，擴展型的社會網絡更有助於學習活動，因為擴展型的社會網絡可使得學生大量接觸既有社群以外的資訊，而這些異質的流通資訊反而有助於增加學生的努力與學習機會。

為更進一步釐清何種類型社會資本對學生的成就表現產生顯著影響，因此，除了家庭內父母的學習參與以及父母與學校的互動外，本文亦針對代間封閉性及擴展型的社會網絡結構對學生成就表現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討論。

此外，在思索台灣學生教育成就取得的影響機制時，除了考量家庭背景及家庭資源等因素外，制度性因素的影響亦是不可忽略的，如台灣的分流制度及升學考試制度。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經由聯考，家庭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由於擁有較多的家庭教育資源的支持，因此，進入公立學校或高中的機會比起家庭社經背景較低的學生為高，通常，家庭背景好的學生大多都進入高中就讀，且公立學校為多，而家庭背景弱勢的學生則多進入高職就讀，且以進入私立高職為多 (薛承泰，1996；鄭耀男、陳怡靖，2000；林大森，1999)。部分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分流進入高中者，其未來的教育年數比起分流進入高職者為高，同時，進入公立學校者，比起進入私立學校者來說，其未來教育年數亦較高 (鄭耀男、陳怡靖，2000；

林大森，2001)。

鄭耀男與陳怡靖(2000)在研究台灣民眾家庭背景對進入公私立學校及受教育年數的影響時則發現，家庭背景雖然對進入公私立學校及受教育的年數具有影響，但他們卻發現，家庭背景並未透過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及財務資本的形式對進入公私立學校的機會產生影響，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或財務資本不足的人，因有聯考的把關，所以，只要努力還是有機會可升上公立高中。

隨著多元入學制度的實施，台灣學生雖擁有更多的管道選擇機會，然而管道參與可能存在的機會不均等問題，卻也成為分流制度外，另一個必須討論的制度性因素。陳建州與劉正(2004)討論多元入學之教育機會均等性的研究中便發現，高社經背景家庭的學生在升學過程中佔有很大的優勢，因為他們擁有兩個進入公立高中的管道機會，即推薦甄試和聯考，也就是說高社經背景家庭學生在升學首要關卡－推薦甄試時，就已經有較多的優勢可以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縱使沒考上，仍然可以藉由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並依然具有較高的優勢。

陳怡靖(2004)則進一步加入了三項中介因素進行討論，分別為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財務資本，以瞭解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所擁有的教育資本差異對升學的影響。結果顯示，家庭社經背景好的學生傾向以聯考進入公立高中，或以直升方式進入私立明星高中，而家庭社經背景較差的學生則傾向以申請或登記分發的方式進入私立高中。此外，學生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財務資本是影響入學方式的重要因素，家庭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因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與財務資本，而有助於透過聯考進入公立高中。這結果也進一步呼應了陳建州與劉正(2004)對多元管道的參與機會可能受到社會資本影響的推測。準此，我們實有必要針對家庭社會資本作進一步深究，以釐清何種形式的家庭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及機會有影響力。

##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分析架構

當前國內研究社會資本與教育成就之間關係的文獻，討論多集中於探究社會資本對於教育年數及教育分流的影響（鄭耀男、陳怡靖 2000；林大森 2001）。然而，隨著升學制度的變革，學生的教育成就取得歷程除受到不同教育分流徑路之影響，升學管道參與的機會歧異更是先於教育分流前的制度性關鍵因素。因此，若想釐析台灣社會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社會資本落差所可能造成的教育成就差異，當須考量學生所擁有之社會資本對於參與不同升學管道以成功升學的機會所產生的作用與影響程度。是故本研究透過 TEPS 之問卷調查資料及訪談資料的收集，針對「社會資本對不同升學管道之影響」進行分析，以了解「社會資本是否影響了從不同管道升學的成功機會」及「社會資本的影響程度為何」等問題。

###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之分析資料，來源有二，一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另一為實際訪談資料。「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科會所規劃之七年為期的全國性長期教育追蹤調查計畫，旨在建立具代表性的台灣地區教育研究資料庫。於 2001 年起，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計畫小組以城鄉分布、公私立學校差異、學制作為分層依據，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開始進行第一波問卷資料收集。主要調查對象為當時之國中一年級學生及高中職、五專二年級學生。

為瞭解家庭社會資本對學生的升學方式及機會是否產生明顯的影響，本研究採用 TEPS 於 2003 年所釋出之第一波高中職學生、高中職學生家長之兩項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總分析樣本為 9,273 筆。由於考量多元入學管道所呈現之篩選時間順序，故進一步將分析樣本以不同管道的參與時間作一區分。以推薦甄試或申

請入學管道升學者，採全體樣本分析之，分析樣本數為 9,273 筆；以聯考<sup>1</sup>管道升學者，則排除了成功以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管道升學者，分析樣本數為 5,237 筆；最後，排除了成功以推薦甄試、申請入學、聯考三個管道升學，為以登記分發管道升學之學生，分析樣本數為 1,467 筆。而以直升入學管道升學者，由於無明顯的升學篩選競爭之過程，且 TEPS 的調查資料顯示，使用此管道的學生達 63% 皆進入私立高中，基於本研究旨在瞭解家庭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所產生的影響，故將此類學生於分析中排除。

另外，在實際訪談資料的收集部分，則是透過熟識的人介紹願意接受訪談且已可經由多元入學管道升學之對象。訪談時間從 2005 年 9 月至 10 月，共成功訪談了四位。訪談對象資料整理於表一。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家長最高教育程度	家長主要職業	國中就讀學校性質	升學結果	升學方式 <sup>2</sup>
A	男	大學	導遊	公立國中	私立高職	未參與升學考試 <sup>3</sup> (後經父母安排入學)
B	女	高職	服務業	公立國中	公立高中	聯考 (曾參與推甄)
C	女	大學	台商	公立國中	私立高中	聯考
D	女	大學	金融保險	公立國中	公立高中	申請入學

<sup>1</sup> 此一高中職學生樣本為台灣地區參與聯考的最後一屆學生，故當時學生升學管道除了開始試行之多元入學管道外，尚可經由聯考一途升學。

<sup>2</sup> 由於聯考及登記分發的實際升學申請程序相仿，是故此次訪談資料之收集並未針對以登記分發為升學方式的學生進行訪談。

<sup>3</sup> 受訪者 A 由於成績及個人因素，並未參與正式的升學考試。爾後才由父母透過朋友的幫忙，安排進入某私立高職就讀，是為升學方式中較為特殊的例子。不過，此一對象卻也讓我們更實際瞭解到，在台灣教育環境中所存在的以人際關係網絡作為升學的非正式管道的特殊現象，故予以列入說明。

訪談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主要詢問受訪者與父母於升學事項上的互動情形，此一關注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父母的實際參與及投入，影響子女於升學選擇及管道參與的情況；第二個部分則詢問受訪者關於父母與學校及其他成人的互動狀況，這面向的關懷將進一步提供我們關於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子女升學的影響，以及其影響的方式為何等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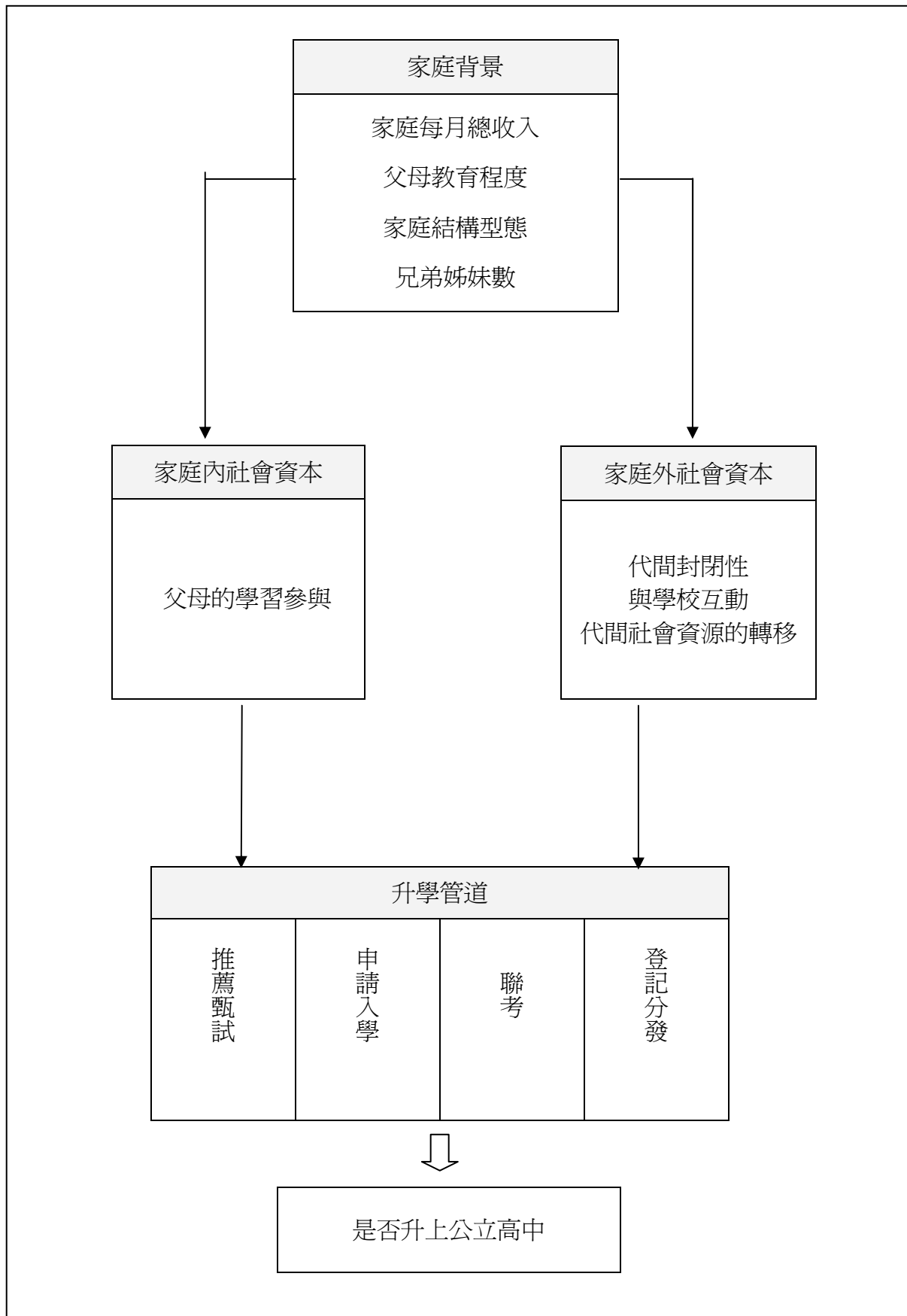
經由全國調查統計數據及訪談兩部份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一方面可建立全國性學生樣本的升學機會差異模型，另一方面，則可從訪談中瞭解升學過程中，家庭社會資本的實際影響樣貌。

## 第二節 分析架構

討論教育成就差異，家庭背景被視為關鍵因素，多數教育研究也證實了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間有著明顯的關聯性。然而，有研究者認為，家庭背景對學業成就的直接影響力並不大，而應是透過某些中介變項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如 Swell 等人提出的 Wisconsin Model 便加入社會心理變項以解釋家庭背景對學業成就之影響；Teachman 則提出教育資源的概念說明家庭背景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主要來自家庭提供的學習資源差異（李文益、黃毅志，2004）。承上所述得知，家庭背景的優勢決定了父母有能力提供子女較佳的學習環境與資源，激勵子女較強的成就動機，進而影響了教育成就的取得。只是，這些教育資源究竟是以何種機制影響學習成就的表現，甚而可能造成升學機會的不同，則為本文所欲探求的問題核心。

本文的研究基本架構以 Coleman 的家庭社會資本概念為基礎，將家庭社會資本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家庭內社會資本，即家庭內親子關係，此部分的討論針對家庭內父母與子女於升學問題上的互動及討論；另一部分則為家庭外社會資本，即父母與學校、子女朋友父母或其他社會關係的建立。本文假設家庭內外社會資本與升學管道參與及機會具有因果關係，即父母對子女的升學問題越重視，父母對子女升學問題的討論及互動越多，子女的升學動機較強、升學資料準備也越得心應手，因此升學的成功機會越高；此外，父母越積極或有能力透過與學校或其他有益於子女升學的人建立緊密聯繫，將可獲得許多重要的升學資訊，提供子女升學的有效資源，因而提升子女的升學機會。而家庭背景則是影響家庭內外社會資本取得的重要背景因素，家庭社經背景越高，家庭結構越完整，子女數越少，父母對子女的升學也越重視，也能投入較多的時間與精力於子女升學活動上，同時，父母也越積極參與學校的事務，與老師建立聯繫，甚至是與其他有利於子女升學的人建立緊密的聯繫。準此，我們建立起家庭背景、家庭社會資本、升學方式三者間之因果模型。（見圖二）

圖二 基本研究架構





###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相關文獻之討論可知，社會資本是有助於行動者目標達成的一種關係資源，而作為孩童教育的第一場所，家庭的人際關係互動對子女的教育成就發揮著顯著的影響力。Coleman 認為家庭內親子互動關係的親密、父母對於子女教育所投入的時間與關心越高，其所代表的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子女的人力資本的養成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父母與子女教育環境中的相關成人或機構建立起緊密的聯繫互動所代表之家庭外社會資本，亦為父母提供了更多有用的教養資源，並有助於子女教育成就的提升。準此，本文建立符合台灣教育現況之分析模型，並提出下列假設：

#### 假設一：家庭背景對家庭社會資本取得有影響力

##### **假設 1-1：家庭社經背景越高，家庭社會資本越高**

家庭社經背景為影響學生教育成就很重要的變項。當家庭社經背景越高，父母所能提供給子女的資源也越多，這使得子女在學習表現或升學機會上都具有優勢地位。有研究也發現，家庭社經背景越高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注上，越不可能僅僅詢問子女的學業成績的狀況，反而是更積極的支持子女學習上的需要，並提供協助，同時，對於學校事務的參與程度也較高（楊巧玲，2005；周新富，2003b），也越積極與有助於子女學習成就的其他成人建立良好關係並交換資訊。依此，本研究假設，家庭社經背景越高，子女所能獲得的家庭社會資本也越高。

##### **假設 1-2：家庭結構型態對家庭社會資本取得有影響力**

父母作為子女教育歷程的主要參與者，提供了子女教育所需之資源，而一個結構完整的家庭，將可使子女獲得父母雙方所提供的豐富資源，包括父母學業上的協助和支持、父母的社會網絡資源、金錢的支援...等。相較於雙親家庭的孩童，在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等家庭型態中生長的孩童則無法完整獲得來自

父母雙方所提供的教育資源，且其父母通常也較少有能力或願意花費時間、精力參與和支持子女的各種教育事務，(Coleman, 1988a; Kuan and Yang, 2005)，亦即，家庭關係的結構性缺損，將不利於子女獲得家庭社會資本。依此，本研究假設，家庭結構型態對家庭社會資本取得具有影響力。

### **假設 1-3：兄弟姊妹數對家庭社會資本取得有影響力**

在家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家中的子女數越多，將分散了父母對每個子女教育的關注、參與和投資。此一資源稀釋的情況，將不利於子女家庭社會資本的取得 (Coleman, 1988a; 鄭耀男、陳怡靖, 2000, 楊巧玲, 2005)。依此，本研究假設兄弟姊妹數越多，子女所能獲得之家庭社會資本越少。

## **假設二：家庭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有影響力**

### **假設 2-1：家庭內社會資本越高，升學機會越高**

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父母一向被視為是重要的支持者，且能為子女的成長帶來正面的影響。許多研究也指出，當父母投入越多的關心、時間與子女於學業、升學上密切互動，將使得父母的期望、教導與關注成為有益於子女的教育抱負及學習成就的提升的社會資本，有助於子女教育目標的達成，提高了升學的機會 (Coleman, 1988a; McNeal, 1999; Israel et al., 2001; Yan and Lin, 2005; 巫有鎰, 1997, 何瑞珠, 1999; 周新富, 2003b; 黃毅志、陳怡靖, 2005)。依此，本研究假設，子女擁有的家庭內社會資本越高，其升學的機會也就越高。

### **假設 2-2：家庭外社會資本越高，升學機會越高**

除了父母與子女間親密互動所帶來的社會資本以外，父母與有助於子女學習成就的其他成人或機構所建立的緊密互動關係，亦能為子女成功的教育歷程帶來有用的社會資本。當父母與子女朋友的父母之間形成封閉性網絡，使得父母得以監控子女的行為，也可以得知子女的學習情況，這有助於父母對子女提供課業上及時的協助或行為的導正，而提高了學習的成就，對升學的機會的提升有正向影響 (Coleman, 1988a; Chang, 2004)。另外，當父母與其他成人、

或學校、老師建立緊密的互動關係，或參與學校的各種事務，能使得父母掌握重要的升學資訊和提供子女有利的學習環境，進而於升學時佔據有利位置（Coleman，1988a；Israel et al.，2001；何瑞珠，1999；周新富，2003b；李文益、黃毅志，2004）。依此，本研究假設，子女擁有的家庭外社會資本越高，其升學機會也越高。

## 第四節 變項設定

本研究旨在瞭解家庭社會資本是否對升學的方式及機會具有影響力，而不同的升學管道是否受到不同類型之家庭社會資本的影響等問題，是故在研究中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家庭內社會資本及家庭外社會資本兩部分。在家庭內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主要以父母的學習參與作為指標；在家庭外社會資本的測量部分，則以代間封閉性、與學校互動、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作為衡量指標。此外，為瞭解家庭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的影響關係中是否隱含著家庭背景差異，研究中亦加入了相關家庭背景變項，分別為家庭每月總收入、家長最高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兄弟姊妹數。相關變項之設定，進一步說明如下：

### 一、依變項：

#### (一) 以某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

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升學率的提高，影響未來教育成就取得的關鍵不再只是升學與否，更重要的是進入何種學校。進一步來說，在台灣，進入普通高中者，其未來取得高教育成就的機會大於進入職業學校者，此外，學校聲望與品質亦是衡量教育成就高低的判准，通常公立學校被認定優於私立學校（黃毅志、陳怡靖，2005）。於是，在取得高教育成就的前提之下，「進入公立高中」成了極多數台灣學生主要的升學目標（陳建州、劉正，2004；黃毅志、陳怡靖，2005），而升學制度所涉及的升學機會不均的問題也成為社會大眾所在意的焦點。尤其在多元入學管道實施後，台灣民眾對此制度可能為擁有豐富社會資本的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學生提供了較有利的升學機會之不公平情況，產生極大的質疑。因此，本研究以「經由某種升學管道成功進入公立高中」作為依變項，藉以進一步了解學生能參與某種管道且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社會資本的擁有是否為重要的因素，及是否存在著家庭背景的差異。

## 二、自變項：

### (一) 家庭背景

#### 1. 家庭每月總收入

取自家長問卷中詢問「您家裡每個月的總收入是多少？」的題目，將答項以虛擬變項處理之。計分為六組：「2 萬以下」、「2~5 萬元」、「5~10 萬元」、「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以「5~10 萬元」為對照組。

#### 2. 父母教育程度

由家長問卷中「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教育程度」之問題，兩者取其高者計算之，以虛擬變項處理之。計分為五組：「國中以下」、「高中職」、「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以「高中職」作為對照組。

#### 3. 家庭結構型態

家庭結構不完整，所代表之家庭關係的缺損，是不利於子女家庭社會資本的取得的重要結構性因素。為進一步了解家庭結構之影響，由學生問卷中詢問「你家裡現在有哪些家人同住？」得一「家庭結構型態」變項測量之。以虛擬變項處理之，計分為三類：「未與父母同住」、「僅與單親同住」、「與父母同住」，以「與父母同住」為對照組。

#### 4. 兄弟姊妹數

由學生問卷中詢問「幾位哥哥」、「幾位弟弟」、「幾位姐姐」、「幾位妹妹」等題目合計之。數目越高，表示家庭內兄弟姊妹數越多，資源稀釋的可能性越高，越不利家庭社會資本的取得。

### (二) 家庭內社會資本

家庭內緊密的親子關係對於子女的人力資本生成是重要的社會資本，為了瞭解家庭內社會資本是否對子女的升學機會產生影響，本研究以「父母的學習參與」作為家庭內社會資本的指標，來檢驗家庭內父母與子女於教育方面所進行的各種互動，是否是影響升學機會的重要社會資本。

此項指標結合學生問卷中，有關於父母對子女教育所進行的互動與關注等題目，得一「父母學習參與」變項，並將題目依題意分別轉換成「4分，3分，2分，1分」，進行加總。所得分數分佈於「1-16」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父母投注於子女教育上的努力與關注越高，則子女所獲得的家庭內社會資本越多。實際問卷題目如下所示：

1. 爸爸會不會和你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1. 爸爸會不會看你的作業或考卷、瞭解你的學習狀況？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2. 媽媽會不會和你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3. 媽媽會不會看你的作業或考卷、瞭解你的學習狀況？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 (三) 家庭外社會資本

家庭外社會關係的建立，特別是父母與鄰居、子女朋友父母、及學校所建立的緊密聯繫，不僅可為父母帶來管教子女的教養資本，同時亦能提升子女教育之成就。為了瞭解家庭外社會資本是否影響了子女的升學機會，本文採用五個指標來測量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的影響情況。五個指標分別為：學校內代間封閉性、學校外代間封閉性、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程度、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代間社會資源轉移。說明如下：

1. 學校內代間封閉性

為「父母與子女學校同學的父母之聯繫程度」。經由問卷中詢問父母是否認識子女學校內三位好朋友的父母，並依其回答轉換聯繫程度為「完全不認識，無聯繫，弱聯繫，強聯繫」，得學校內代間封閉性變項，即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同學的父母互動為「我們常見面聊天」，則聯繫程度定為「強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同學的父母互動為「談過幾次話」，則聯繫程度定為「弱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

位子女同學的父母互動為「對他們的印象全憑孩子轉述」，則聯繫程度定為「無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同學父母互動為「完全不認識他們」，則聯繫程度定為「完全不認識」。

## 2. 學校外代間封閉性

為「父母與子女校外朋友的父母之聯繫程度」。經由問卷中詢問父母是否認識子女學校外三位好朋友的父母，並依其回答轉換聯繫程度為「完全不認識，無聯繫，弱聯繫，強聯繫」，得學校外代間封閉性變項，即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校外朋友的父母互動為「我們常見面聊天」，則聯繫程度定為「強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校外朋友的父母互動為「談過幾次話」，則聯繫程度定為「弱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校外朋友的父母互動為「對他們的印象全憑孩子轉述」，則聯繫程度定為「無聯繫」；當父母回答至少與一位子女校外朋友的父母互動為「完全不認識他們」，則聯繫程度定為「完全不認識」。

## 3. 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程度

為「父母參與子女學校活動、或擔任家長委員、義工等事務的情況」。結合學生問卷中關於父母參與學校相關事務情況之題目，並依題意分別轉換為「4分，3分，2分，1分」，進行加總，得一「學校事務參與」變項。所得分數分佈於「1-8」分之間，係一連續變項。分數越高，表示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越高，與學校的互動也越緊密，子女獲取升學資訊與資源的機會也越高。實際題目如下所示：

(1) 爸爸會不會參加你學校的活動、或擔任家長會委員或義工？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2) 媽媽會不會參加你學校的活動、或擔任家長會委員或義工？

經常會=4、有時會=3、偶爾會=2、從來沒有=1

## 4. 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

為「父母因子女課業或升學問題而主動與學校聯繫的程度」。經由學生問卷中詢問父母是否因子女課業或升學等問題而主動與學校取得聯繫的題目，並依題意分別轉換為「4分，3分，2分，1分」，得一「與

學校聯繫之變項」。分數分佈於「1-4」分之間，為一連續變項。分數越高，代表父母因子女教育問題而主動聯繫學校的程度越高，父母也更能掌握子女在學校學習情形，而減少任何影響子女升學的不利因素。實際題目如下所示：

(1)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曾爲了他的功課或升學選組問題主動連絡學校？

經常如此=4、有時如此=3、偶爾如此=2、從未如此=1

#### 5.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Morgan 和 Sorenson 認爲讓學生接觸大量學校外的異質性資訊，有助於擴張其視野，對學習成就的提升是有利的（Morgan and Sorenson, 1999；Chang, 2004）。這對升學機會的提高亦有所助益。因此，藉由學生問卷中詢問關於父母帶子女拜訪親友的問題，作爲間接測量此想法的依據，並依題意分別轉換爲「4分，3分，2分，1分」，得一「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之變項。分數分佈於「1-4」分之間，為一連續變項。分數越高，表示子女越常參與父母的社會關係網絡，其獲得大量的異質性資訊的機會越高，對於提升學習的成就是有正向影響的，且有助於增加升學的機會。實際問卷題目如下所示：

(1) 平常爸媽會不會帶你拜訪親戚朋友？

經常=4、有時=3、偶爾=2、從來沒有=1



##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是檢証家庭社會資本與升學機會之間的關係，亦即家庭社會資本是否使個人於升學過程中取得相對優勢，並影響了升學的機會。過去討論升學機會差異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即中上階層的家庭，通常有較好的升學機會，這是因為家庭背景較佳者，家庭提供了許多有利於升學的相關教育資源，如財務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因此，增加了升學的機會。

本研究則聚焦於探究不同形式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的影響，特別是多元入學制度的實施，社會資本對不同升學管道的參與是否具有影響力；社會資本對管道參與的影響又是為何；而家庭背景差異是否存在。為了釐清以上問題，本文採用三種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並佐以實際的訪談資料。詳細說明如下：

### 一、比較平均數分析：

首先，本研究以「比較平均數分析」來描繪變項中各屬性的差異情況。研究設計中採用社會資本作為依變項，家庭背景作為自變項，在資料達到顯著的前提下，檢視各家庭背景變項的不同類屬間的平均社會資本的差異情形。經由家庭背景變項不同屬性間的差異情況，可初步了解不同家庭背景供予子女的社會資本差異。

### 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為更清楚家庭背景對社會資本提供的實際預測力及影響情況，本研究接著以「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方式來進行檢驗。研究設計分別以「家庭內社會資本」及「家庭外社會資本」為依變項，家庭背景為自變項，逐一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 (一) 在家庭內社會資本部分，採「父母的學習參與」作為指標，並從四個家庭背景面向，即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

姊妹數，進行分析討論。實際分析方程式如下：

$$Y_{\text{家庭內社會資本}} = f(\text{家庭每月總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型態, 兄弟姊妹數})$$

(二) 在家庭外社會資本部分，則分別以「學校內代間封閉性」、「學校外代間封閉性」、「學校事務參與」、「與學校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五變項作為指標，逐項進行測量。家庭背景同樣以「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作為討論的四個面向。主要分析如下列方程式：

$$Y_{\text{家庭外社會資本}} = f(\text{家庭每月總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型態, 兄弟姊妹數})$$

### 三、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在瞭解了不同家庭間的社會資本差異情況後，為更進一步釐析社會資本對於參與不同升學管道並成功升學機會的影響，本研究採以「多元邏輯迴歸分析」，建立模型。研究設計以「以某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為依變項，分別從「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升學方式及機會的影響」、「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及機會的影響」兩方面進行檢証。同時，亦於模型中加入家庭背景變項，以釐清升學方式、社會資本、與家庭背景三者間的影響關係。說明如下：

#### (一) 家庭內社會資本與升學方式

本研究以「父母的學習參與」作為測量家庭內社會資本的指標，而為了解家庭內社會資本是否對升學方式及機會產生影響，研究設計採「以某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為依變項，「父母的學習參與」為自變項，進行驗證。實際分析方程式如下：

$$\text{升學方式} = f(\text{父母的學習參與})$$

接著，於模型中加入家庭背景變項，即家庭每月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以分析家庭背景、家庭內社會資本、和升學方式三者間的影響關係。分析方程式如下：

$$\text{升學方式} = f(\text{父母的學習參與, 家庭每月總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型態, 兄弟姊妹數})$$

## (二) 家庭外社會資本與升學方式

在家庭外社會資本與升學方式的部分，本研究以代間封閉性、學校事務參與、與學校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作為測量家庭外社會資本的指標。而為釐析家庭外社會資本是否為影響升學方式和機會的重要因素，研究設計以「以某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作為依變項，「代間封閉性」、「學校事務參與」、「與學校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為自變項，進行分析。分析方程式如下：

$$\text{升學方式} = f(\text{代間封閉性, 學校事務參與, 與學校聯繫,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爾後，為進一步探究家庭背景、家庭外社會資本、與升學方式三者間的影響關係，亦於模型中加入四個家庭背景變項，分別為「家庭每月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進行分析。分析方程式如下：

$$\text{升學方式} = f\left(\begin{array}{l} \text{代間封閉性, 學校事務參與, 與學校聯繫,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 \text{家庭每月總收入,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型態, 兄弟姊妹數} \end{array}\right)$$

以上的統計分析將為我們描繪出家庭社會資本對升學管道選擇及機會的影響面貌，然而，究竟社會資本在升學歷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及發揮何種功能，則進一步採用訪談的資料來加以說明。

##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取三種統計方法，分別是比較平均數分析、多元線性迴歸分析、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探討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和機會的影響情況，及其是否存在著家庭背景間的差異。而為了更清楚瞭解不同的升學管道間是否受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之影響，本研究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家庭內社會資本與家庭外社會資本個別進行分析。藉由家庭背景、社會資本、升學方式與機會三者間影響關係的討論，將有助於釐清不同家庭背景間的社會資本差異對於台灣學生的升學歷程而言是否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

### 第一節 社會資本與家庭背景

#### 一、家庭背景間的社會資本差異

〈表二〉主要是描繪家庭內外社會資本是否存在著家庭背景的差異。透過平均數的比較分析，可大致地呈現出不同階層的家庭於社會資本的量的分布狀況，這將有助於我們先行瞭解究竟不同階層的家庭於子女的社會資本提供上是否存在明顯的差異。

首先，在「家庭每月總收入」方面，結果顯示，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程度、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代間社會資源轉移四個部分，皆達顯著，這表示不同收入的家庭在此四項社會資本的提供上的確有明顯的差異，而校內外代間封閉性則於不同收入家庭間未有明顯差異。透過「事後比較分析」方法，進一步說明如下：

在「父母學習參與程度」部分，比較發現，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萬元以下」者（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9.15），其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明顯低於家庭收入為「2~5萬元」（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0.13）、「5~10萬元」（平均父母學

表二 家庭背景與社會資本之比較平均數分析

	父母學習參與			校內代間封閉性			校外代間封閉性			學校事務參與			與學校聯繫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b>家庭每月總收入</b>		69.713*			0.835			1.644			91.23*	1<2 ;		41.75*			17.097*	
1. 2 萬元以下	9.15 (3.15)		1<2 ;	2.35 (1.09)			2.65 (1.02)			3.02 (1.52)	1<3 ;		1.51 (0.78)	1<2 ;		2.44 (0.79)		
2.2~5 萬元	10.13 (2.89)		1<3 ; 1<4 ;	2.29 (1.04)			2.63 (1.02)			3.27 (1.49)	1<4 ; 1<5 ;		1.62 (0.81)	1<3 ; 1<4 ;		2.58 (0.77)		1<2 ; 1<3 ;
3.5~10 萬元	10.78 (2.70)		1<4 ; 1<5 ;	2.29 (1.00)			2.65 (0.99)			3.75 (1.64)	1<5 ; 1<6 ;		1.81 (0.89)	1<4 ; 1<5 ;		2.66 (0.78)		1<4 ; 1<5 ;
4.10~15 萬元	11.22 (2.61)		1<5 ; 1<6 ;	2.35 (1.01)			2.67 (1.02)			4.11 (1.66)	2<3 ; 2<4 ;		1.93 (0.91)	2<3 ; 2<4 ;		2.75 (0.80)		1<6 ; 1<6 ;
5.15~20 萬元	11.11 (2.78)		2<3 ; 2<4 ;	2.34 (1.03)			2.85 (0.95)			4.31 (1.73)	2<4 ; 2<5 ;		1.97 (0.96)	2<4 ; 2<5 ;		2.67 (0.78)		2<3 ; 2<4 ;
6.20 萬元以上	10.76 (2.90)		2<5 ; 2<6 ; 3<4	2.46 (0.97)			2.81 (0.89)			4.30 (1.77)	3<4 ; 3<5 ; 3<6		1.87 (0.91)	3<4 ; 3<5 ;		2.69 (0.86)		3<4
<b>父母教育程度</b>		82.994*			1.778			2.002			126.701*	1<2 ;		81.867*			13.988*	
1.國中或以下	9.74 (2.84)		1<2 ;	2.29 (1.05)			2.64 (1.03)			3.11 (1.44)	1<3 ;		1.52 (0.77)	1<2 ;		2.54 (0.76)		
2.高中職	10.54 (2.79)		1<3 ; 1<4 ;	2.29 (1.02)			2.63 (1.00)			3.53 (1.57)	1<4 ; 1<5 ;		1.72 (0.86)	1<3 ; 1<4 ;		2.64 (0.78)		1<2 ; 1<3 ;
3.專科,技院科大	10.93 (2.71)		1<5 ; 2<3 ;	2.31 (1.03)			2.65 (1.02)			3.89 (1.70)	2<3 ; 2<4 ;		1.87 (0.91)	1<5 ; 2<3 ;		2.70 (0.79)		1<4 ; 1<4 ;
4.一般大學	11.22 (2.61)		2<4 ; 2<5 ;	2.32 (0.99)			2.71 (0.95)			4.11 (1.62)	2<5 ; 3<4 ;		1.96 (0.90)	2<4 ; 2<5 ;		2.67 (0.79)		1<5 ; 2<3
5.研究所	11.39 (2.81)		3<4 ; 3<5	2.49 (0.99)			2.84 (0.93)			4.52 (1.72)	3<4 ; 3<5 ; 4<5		2.09 (0.96)	3<4 ; 3<5 ; 4<5		2.73 (0.78)		
<b>家庭結構型態</b>		362.507*			1.918			5.144*			168.035*			9.067*			44.839*	
1.未與父母同住	8.82 (3.43)			2.31 (1.03)			2.57 (1.03)			2.94 (1.48)			1.65 (0.84)			2.35 (0.79)		1<2 ;
2.僅與單親同住	8.56 (3.14)		1<3 ; 2<3	2.22 (1.04)			2.52 (1.00)		2<3	2.80 (1.48)		1<3 ; 2<3	1.63 (0.81)	2<3	2.47 (0.80)			1<3 ; 2<3
3.與父母同住	10.75 (2.67)			2.32 (1.02)			2.67 (1.01)			3.68 (1.60)			1.74 (0.87)		2.65 (0.78)			

註：\*p<0.05

表二 (續)

	父母學習參與			校內代間封閉性			校外代間封閉性			學校事務參與			與學校聯繫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Mean (S.D.)	F 值	Post-hoc test	
兄弟姊妹數		12.533*			0.525			0.939			7.724*			6.005*				6.544*	
1.0 手足	10.10 (3.46)			2.24 (0.99)			2.70 (0.98)			3.49 (1.75)			1.83 (0.92)			2.58 (0.86)			
2.1 手足	10.68 (2.82)			2.29 (1.01)			2.66 (1.00)			3.71 (1.65)			1.80 (0.88)			2.68 (0.79)			
3.2 手足	10.47 (2.74)			2.32 (1.03)			2.64 (1.02)			3.49 (1.57)			1.67 (0.85)			2.60 (0.77)			
4.3 手足	9.86 (2.92)			2.33 (1.10)			2.64 (0.98)			3.31 (1.52)			1.63 (0.84)			2.54 (0.75)			
5.4 手足	9.15 (3.15)			2.35 (1.12)			2.57 (1.09)			3.09 (1.63)			1.58 (0.83)			2.45 (0.81)			
6.5 手足	9.61 (2.53)			2.47 (0.95)			2.83 (1.17)			3.29 (1.44)			1.67 (0.76)			2.41 (0.77)			
7.6 手足	9.86 (3.56)			2.46 (0.97)			2.57 (0.98)			3.62 (1.72)			1.59 (0.85)			2.14 (0.79)			
8.7 手足	9.78 (2.05)			2.00 (1.41)			1.75 (1.50)			4.44 (1.81)			2.00 (1.00)			2.56 (0.73)			
9.8 手足	11.83 (3.49)			1.67 (0.58)			2.25 (1.26)			3.50 (1.87)			1.83 (0.41)			2.00 (0.63)			
10.9 手足	8.25 (3.69)			.			2.33 (1.16)			3.33 (1.53)			1.25 (0.50)			2.50 (1.00)			
11.10 手足	9.00 (4.00)			2.50 (2.12)			.			4.00 (1.73)			1.67 (0.58)			1.50 (0.71)			
12.11 手足	6.00 (.)			.			.			2.00 (.)			1.00 (.)			1.00 (.)			
13.13 手足	9.00 (4.24)			3.00 (0)			1.00 (.)			3.00 (1.41)			1.50 (0.71)			2.50 (0.71)			

註：\*p<0.05

習參與程度為 10.78)、「10~15 萬元」(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1.22)、「15~20 萬元」(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1.11)、「20 萬元以上」(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0.76)者；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5 萬元」者，相較於「5~10 萬元」、「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明顯為低；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 萬元」者，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則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10~15 萬元」者。而家庭總收入分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則未有明顯的差異。總結來說，家庭收入較低者，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明顯較低。

在「學校事務參與」部份，比較結果顯示，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 萬元以下」者(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3.02)，其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明顯低於家庭收入為「2~5 萬元」(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3.27)、「5~10 萬元」(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3.75)、「10~15 萬元」(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4.11)、「15~20 萬元」(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4.31)、「20 萬元以上」(平均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為 4.30)者；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5 萬元」者，相較於「5~10 萬元」、「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明顯為低；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 萬元」者，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則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而家庭總收入分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則無明顯不同。整體而言，每月收入較少的家庭，其父母的較少參與學校的相關事務。

在「與學校聯絡」部分，比較發現，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 萬元以下」者(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51)，其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2~5 萬元」(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62)、「5~10 萬元」(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81)、「10~15 萬元」(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93)、「15~20 萬元」(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97)、「20 萬元以上」(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為 1.87)者；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5 萬元」者，相較於「5~10 萬元」、「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明顯較低；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 萬元」者，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則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者。而家庭總收入分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則無明顯差異。概括來說，收入較少的家庭，較少與學校保持緊密的聯繫狀態。

在「代間社會資源轉移」部分，比較發現，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 萬元以下」者（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44），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2~5 萬元」（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58）、「5~10 萬元」（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66）、「10~15 萬元」（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75）、「15~20 萬元」（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67）、「20 萬元以上」（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69）者；家庭每月總收入為「2~5 萬元」者，相較於「5~10 萬元」、「10~15 萬元」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明顯較低；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 萬元」者，父母與學校聯絡程度則明顯低於家庭每月收入為「10~15 萬元」者。而家庭總收入分別為「10~15 萬元」、「15~20 萬元」、「20 萬元以上」者，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則無明顯差異。整體觀之，家庭收入較低者，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較少。

在「父母教育程度」方面，結果發現，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程度、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代間社會資源轉移四個部分，皆達顯著。這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在這四項社會資本的表現上皆有明顯的差異。而在校內外代間封閉性方面，則未因父母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進一步說明如下：

在「父母學習參與」的部分，比較發現，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9.74），其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顯著低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0.54）、「專科、技院或科大」（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0.93）、「一般大學」（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1.22）、「研究所」（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1.39）者；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



的學習參與程度明顯低於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則明顯少於父母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者。而父母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及「研究所」者，其父母學習參與的程度則無明顯區別。整體來說，父母教育程度越低，其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則越低。

在「學校事務參與」的部分，比較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越高。以實際的數據比較來看，即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3.11）＜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3.53）＜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者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3.89）＜父母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者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4.11）＜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4.52）。

在「與學校聯繫」部分，比較結果發現，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與學校聯繫的程度（1.52）＜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與學校聯繫程度（1.72）＜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者與學校聯繫程度（1.87）＜父母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者與學校聯繫程度（1.96）＜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與學校聯繫程度（2.09）。這結果表示，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積極與學校建立緊密的聯繫關係，以了解和討論子女的學習及升學問題。

在「代間社會資源轉移」部分，比較發現，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54），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顯著低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64）、「專科、技院或科大」（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70）、「一般大學」（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為 2.67）、「研究所」（平均代間社會資源程度為 2.73）者；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明顯低於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者。而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程度則無明顯差異。這表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較少將

子女帶進自己的人際圈當中。

在「家庭結構型態」方面，結果顯示，父母的學習參與、校外代間封閉性、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與學校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五項皆達至顯著，這表示，不同的家庭結構型態，在父母學習參與、學校事務參與、與學校聯繫、校外代間封閉性、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五個面向上的社會資本提供皆有明顯的不同。

進一步來說，在「父母學習參與」的部分，比較發現，與父母同住者（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10.75）比起僅與單親同住者（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8.56）或未與父母同住者（平均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為 8.82），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較高。僅與單親同住者和未與父母同住者，在父母學習參與程度上則未有明顯差別。整體而言，家庭結構完整者，父母的學習參與明顯高於單親家庭者或未與父母同住者。

在「校外代間封閉性」部分，比較結果顯示，僅與單親同住者（平均校外代間封閉性程度為 2.52）於校外封閉性程度上明顯低於與父母同住者（平均校外代間封閉性程度為 2.67）。而未與父母同住者（平均校外代間封閉性程度為 2.57）則和與單親同住者或與父母同住者無異。整體言之，僅與單親同住的家庭型態於校外代間封閉性的社會資本形成上明顯不佳。

在「學校事務參與」部分，比較發現，未與父母同住者（平均父母的學校參與程度為 2.94）或僅與單親同住者（平均父母的學校參與程度為 2.80），其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明顯少於與父母同住者（平均父母的學校參與程度為 3.68）。未與父母同住者或僅與單親同住的家庭型態，其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則無明顯的差異。概括來說，家庭結構完整者，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積極度明顯高於家庭結構不完整者。

在「與學校聯繫」部分，比較結果發現，與父母同住的家庭結構型態（平均

與學校聯繫程度為 1.74)，其父母與學校聯繫的積極度明顯大於僅與單親同住者（平均與學校聯繫程度為 1.63）。而未與父母同住者（平均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為 1.65），父母與學校聯繫的程度則和與單親同住者或與父母同住者無明顯差異。概括言之，單親家庭者的父母與學校聯繫的程度，相對於雙親家庭者，明顯較低。

在「代間社會資源轉移」部分，比較結果顯示，未與父母同住者（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 2.35），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小於僅與單親同住者（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 2.47）及與父母同住者（平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 2.65）；而單親家庭者的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則小於雙親家庭者。總括來說，家庭親子結構越不完整，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越少。

最後，在「兄弟姊妹數」方面，結果顯示，父母的學習參與、學校事務的參與、與學校的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等四項，皆達至顯著。這說明了不同的手足數目，在平均的社會資本獲取上有明顯差異。若進一步來看，從平均社會資本數據觀之，大體可以發現，當兄弟姊妹數越多時，不管是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父母與學校聯繫的程度、或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數值相形減少。這或許說明了，手足數目增加所造成的資源稀釋狀況。

總結上述比較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父母的學習參與、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與學校的聯繫程度、及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等部份，皆因家庭背景的不同而有量的差異，且大致上趨勢為，家庭社經背景較佳、家庭結構完整、手足數目較少者，父母在家庭中與子女的互動或與學校的相關互動，甚至是子女人際擴展上，都有較積極的表現。

以上結果說明了家庭背景間的確存在著資源上的不均等情況，為了更清楚釐析家庭背景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將進一步透過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檢驗家庭背景與社會資本因果影響機制。

## 二、影響社會資本取得的家庭背景因素

〈表三〉、〈表四〉主要是檢視家庭內外社會資本的取得與家庭背景因素之因果關係。從上述的討論中發現，不同的家庭背景間的家庭內外社會資本的確存在著差異。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家庭背景對家庭內外社會資本取得的影響情形，本研究透過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的方式，以衡量家庭內外社會資本的六個指標作為依變項，家庭背景為自變項，進行驗證。

首先，家庭內社會資本方面，在「父母親的學習參與」項目中，結果顯示，家庭總收入偏低者，將不利於父母親的學習參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者，父母親學習參與程度也偏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父母親的學習參與情況顯得較為積極；家庭結構越不完整及兄弟姊妹數越多者，父母親的學習參與程度則較低。

更詳細言之，在家庭每月總收入的部分，家庭總收入為「2萬元以下」、「2~5萬元」者，相對於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萬元」者，其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較低。而家庭總收入為「10~15萬元」、「15~20萬元」、「20萬元以上」者，對照於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萬元」者，父母親的學習參與程度則未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家庭每月總收入偏低者，相較於中、高薪的家庭，父母的學習參與情況明顯較低。

在「父母的教育程度」部分，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有明顯的階層化情況，即父母的教育程度越低、對於子女升學及課業問題的關注和參與越少；反之，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父母親的學習參與則越顯積極。資料中顯示，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相較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為低。而父母的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為高，且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父母的學習參與越積極。這表示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與子女討論升學與課業

表三 家庭背景與社會資本之多元線性迴歸分析：學習參與、代間封閉性 ( I )

	父母親學習參與	校內代間封閉性	校外代間封閉性
<b>家庭每月總收入</b>			
2 萬元以下	-0.648*** (0.112)	0.097 (0.063)	0.059 (0.065)
2~5 萬元	-0.239*** (0.067)	0.01 (0.036)	-0.012 (0.037)
5~10 萬元	---	---	---
10~15 萬元	0.155 (0.107)	0.031 (0.055)	-0.03 (0.058)
15~20 萬元	0.111 (0.184)	-0.013 (0.089)	0.148 (0.093)
20 萬元以上	-0.25 (0.232)	0.127 (0.121)	0.115 (0.135)
<b>父母教育程度</b>			
國中以下	-0.657*** (0.071)	-0.009 (0.04)	0.017 (0.04)
高中職	---	---	---
專科、技院或科大	0.234** (0.085)	0.038 (0.044)	0.006 (0.046)
一般大學	0.416*** (0.103)	0.05 (0.052)	0.061 (0.057)
研究所	0.558*** (0.169)	0.204* (0.083)	0.178* (0.089)
<b>家庭結構型態</b>			
未與父母同住	-1.147*** (0.176)	-0.035 (0.107)	-0.124 (0.107)
僅與單親同住	-2.047*** (0.091)	-0.084 (0.049)	-0.136** (0.051)
與父母同住	---	---	---
<b>兄弟姊妹數</b>	-0.153*** (0.03)	0.028 (0.016)	-0.019 (0.017)
Constant	11.233***	2.233***	2.679***
R Square	0.105	0.004	0.005
N	9273	9273	9273

註：\*p< 0.05，\*\*p< 0.01，\*\*\*p< 0.001。括號中為標準誤。

表四 家庭背景與社會資本之多元線性迴歸分析：學校參與、聯繫、資源轉移( II )

	學校事務的參與	與學校聯繫	代間社會資源轉移
<b>家庭每月總收入</b>			
2 萬元以下	-0.275*** (0.065)	-0.152*** (0.035)	-0.123*** (0.033)
2~5 萬元	-0.266*** (0.039)	-0.101*** (0.021)	-0.037 (0.02)
5~10 萬元	---	---	---
10~15 萬元	0.156* (0.062)	0.049 (0.034)	0.077* (0.031)
15~20 萬元	0.332** (0.106)	0.065 (0.058)	0.011 (0.053)
20 萬元以上	0.353** (0.134)	-0.03 (0.073)	0.026 (0.067)
<b>父母教育程度</b>			
國中以下	-0.346*** (0.041)	-0.168*** (0.022)	-0.063** (0.021)
高中職	---	---	---
專科、技院或科大	0.253*** (0.049)	0.113*** (0.027)	0.036 (0.025)
一般大學	0.351*** (0.059)	0.16*** (0.033)	-0.028 (0.03)
研究所	0.716*** (0.098)	0.273*** (0.054)	0.026 (0.049)
<b>家庭結構型態</b>			
未與父母同住	-0.504*** (0.103)	-0.016 (0.056)	-0.219*** (0.052)
僅與單親同住	-0.769*** (0.052)	-0.068* (0.029)	-0.16*** (0.026)
與父母同住	---	---	---
兄弟姊妹數	-0.037* (0.018)	-0.026** (0.009)	-0.048*** (0.009)
Constant	3.83***	1.832***	2.763***
R Square	0.093	0.041	0.02
N	9273	9273	9273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號中為標準誤。

題較顯積極，也願意或較可能花費相對多的心力於子女的課業或升學事務上。

在「家庭結構型態」的部分，「未與父母親同住」及「僅與單親同住」者，相較於「與父母同住」者來說，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明顯偏低。這結果顯示，家庭結構的不完整所造成的親子關係不足，對於小孩於家庭內社會資本的取得，是較為不利的。

在「兄弟姊妹數」部分，其影響為負，即當家庭內的兄弟姊妹數越多，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將越低。這表示，當家中的子女數目越多時，父母親對家中各子女教育的關注與時間分配將越發不足，家庭教育資源的稀釋情況亦發明顯。

家庭外社會資本方面，則分別就校內外代間封閉性、父母參與學校事務、與學校聯繫、代間社會資源轉移五方面進行討論，以了解家庭外社會資本的獲得受哪些家庭背景變項所影響。

在「代間封閉性」項目中，分別從「學校內代間封閉性」及「學校外代間封閉性」兩部分討論之。「學校內代間封閉性」部分，僅有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一項達至顯著，其餘家庭背景變項則無明顯影響效果。這結果顯示，父母親與子女同學的父母的聯繫程度，受到家庭背景作用的情況並不顯著。若進一步從  $R^2$  來看，可發現  $R^2$  值僅有 0.004，這表示用家庭背景僅能解釋校內代間封閉性 0.4% 的變異量，顯然家庭背景並非是影響校內代間封閉性程度差異的主要因素。

而在「學校外代間封閉性」部分，則僅有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家庭結構型態為「與單親同住」兩項達到顯著，其中「與單親同住」一項影響為負，至於其他家庭背景變項，如收入、兄弟姊妹數等，同樣無顯著效果。而在  $R^2$  值部分，亦僅有 0.005，表示家庭背景同樣無法真正解釋校外代間封閉性的差異情況。整體言之，家庭背景變項除了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與單親同住者外，父母與子女同學或朋友之父母的聯繫狀況受到家庭背景作用的情況並不明顯，我們

推測這與代間封閉性偏低有關，即多數台灣父母極少以子女為中心建立人際關係網絡。

在「學校事務的參與」項目中，結果發現，家庭背景具有顯著的影響性，且在家庭總收入及父母教育程度兩項中，有明顯的階層化情形：收入越低者，父母參加學校事務的程度越低，收入越高者，則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越高；父母教育程度越低，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情形越少，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則父母的學校事務的參與則越積極。

進一步來說，在「家庭每月總收入」部分，總收入為「2萬元以下」、「2~5萬元」，影響為負，且係數隨收入降低而減少，這表示，相較家庭總收入為「5~10萬元」，收入越低者，父母學校事務參與程度越低。而家庭總收入為「10~15萬元」、「15~20萬元」、「20萬元以上」者，影響為正，且係數隨收入提高而增加，這顯示，當收入越高，則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則越顯積極。

在「父母教育程度」部分，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影響為負，這說明，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教育程度較低，則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越低。而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影響為正，且係數隨教育程度提升而增加，這表示，當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時，父母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更顯積極。

在「家庭結構型態」部分，「未與父母同住」及「僅與單親同住」者，迴歸係數為負，這表示，比起「與父母同住」者，「未與父母親同住」和「僅與單親同住」者，父母親的學校事務參與程度明顯偏低。而在「兄弟姊妹數」的部分，其迴歸係數為負，這說明，當手足的數目越多時，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程度越低。

在「與學校聯繫」項目中，結果顯示，家庭每月總收入較低者，父母與學校聯繫互動的情形越少；家長教育程度越低者，父母與學校聯繫互動的情形較少，



家長教育程度越高者，則父母與學校聯繫互動越頻繁；家庭型態為「單親家庭」者，父母主動與學校聯繫情形越少，而兄弟姊妹數越多者，父母與學校聯繫互動的頻率也越少。進一步說明如下：

「家庭每月總收入」部分，家庭每月收入為「2萬元以下」、「2~5萬元」，係數為負，這表示，收入越低者，相對於家庭收入為「5~10萬元」者，父母因為子女學業或升學問題主動聯繫學校的程度明顯偏低。而家庭總收入為「10~15萬元」、「15~20萬元」、「20萬元以上」者，相對於收入為「5~10萬元」者，則無顯著差異。

在「父母教育程度」部分，影響呈階層化分布。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影響為負，這表示，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教育程度較低者，則父母因子女學業或升學問題主動聯繫學校的程度為低。而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係數為正，亦即當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時，父母因子女學業或升學問題而主動連繫學校的情形越顯積極。

在「家庭結構型態」部分，「僅與單親同住」一項，係數為負，這顯示，單親家庭的父母因子女學業或升學問題而主動聯繫學校的情形，相對於雙親家庭者，明顯偏低。而在「兄弟姊妹數」部分，亦是呈現負面的效果，這結果表示，當家庭手足數目越多時，父母主動聯繫學校以了解子女學業或升學問題的情況，明顯為低。

在「代間社會資源轉移」項目，結果顯示，家庭每月總收入較低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形越少，而家庭每月收入較高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情形較高；父母教育程度較低者，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程度明顯偏低；而家庭結構較不完整者、兄弟姊妹數越多，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程度也明顯為低。

更進一步來看，在「家庭每月總收入」部分，相對於家庭每月收入為「5~10萬元」者，家庭每月收入為「2萬元以下」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情形明顯為低，這顯示，家庭收入偏低者，父母越少積極帶子女拜訪親朋好友，子女藉由此人際交往擴展視野及獲得有利的教育或學習資源的機會也越少。而家庭每月總收入「10~15萬元」者，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明顯較高，這說明，家庭收入為中高階層者，父母較為積極的帶領子女拜訪親朋好友，子女經由此人際互動與參與延展視野和取得有利教育或學習資源的機會也較高。

在「父母教育程度」部分，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代間社會資源轉移情形偏低，這表示，父母教育程度較低者，父母較少帶子女拜訪親友，子女從中獲取異質性資訊或資源的可能性也越低。而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技院或科大」、「一般大學」、「研究所」者，相較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其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則無明顯差異。

在「家庭結構型態」部分，「未與父母同住」及「僅與單親同住」者，迴歸係數為負，即「未與父母親同住」和「僅與單親同住」者，比起「與父母同住」者來說，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程度為低，這表示，家庭結構較不完整者，父母較少帶子女拜訪親友，而子女於此人際互動交往中獲取較多異質性資訊或資源的可能性越低。同樣的，在「兄弟姊妹數」的部分，係數亦為負，這表示，手足數目越多，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情況越低，即當手足數目越多，父母越少帶子女拜訪親友，子女經此人際交往而擴展視野、獲取有利的教育或學習資源的可能性越低。

綜合言之，不同的家庭背景提供給子女的家庭社會資本有明顯的差異，即家庭背景較佳的學生，其所擁有的家庭社會資本愈多，而家庭背景較差的學生則否。這結果說明了，家庭背景較佳的學生，其父母對子女教育投入越多的心力，也越積極透過各種關係聯繫為子女提供較多有利於升學的教育資源。

## 第二節 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之影響

藉由比較平均數及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我們初步發現了，「家庭背景」是影響學生家庭社會資本差異的重要因素，亦即家庭背景較佳的學生，其父母透過親子互動及家庭外各種社會關係以提供子女教育資源的行動越積極，學生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愈豐富。然而，這些社會資本對於學生而言，是否為升學的有效資源，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因此，在這一節中，本研究將以多元邏輯迴歸分析工具，分別從家庭內社會資本及家庭外社會資本兩方面著手進行檢驗，以了解家庭內外社會資本對升學管道及機會產生的影響，同時，更加入了家庭背景變項，檢視家庭背景、社會資本、升學三者間的因果影響情況。最後，則佐以實際的訪談資料，以釐清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對於升學影響的差異，及社會資本於升學歷程中所扮演之角色。

### 一、家庭內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

〈表五〉是檢驗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學生能以何種管道進入公立高中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藉由父母於家庭內對於子女升學問題的關注與努力的情況，我們試圖瞭解父母對於子女升學的關心與投入是否影響了子女的升學方式與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亦加入家庭背景變項，來進一步觀察家庭背景、家庭內社會資本、升學方式與機會三者間的因果關係。

首先，在「以推薦甄試進入公立高中」的項目中，父母親的學習參與對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有顯著影響。這表示當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與學習越重視，時常與子女討論課業、升學等問題，子女經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高。

表五 以各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之邏輯迴歸分析—家庭內社會資本

	進入公立高中					
	推薦甄試 (N=9273)		申請入學 (N=9273)	聯考 (N=5237)		登記分發 (N=1467)
<b>常數</b>	-1.934*** (0.106)	-1.453*** (0.142)	-3.532*** (0.219)	-0.321** (0.107)	0.289* (0.147)	-3.074*** (0.403)
父母的學習參與	0.037*** (0.01)	0.008 (0.425)	0.019 (0.02)	0.039*** (0.01)	0 (0.011)	0.035 (0.038)
<b>家庭每月總收入</b>						
2 萬元以下		-0.244* (0.12)			-0.457*** (0.12)	
2~5 萬元		-0.227*** (0.12)			-0.182** (0.068)	
5~10 萬元		---			---	
10~15 萬元		-0.041 (0.098)			0.135 (0.107)	
15~20 萬元		0.349* (0.152)			0.028 (0.2)	
20 萬元以上		-0.184 (0.219)			0.345 (0.253)	
<b>父母教育程度</b>						
國中以下		-0.069 (0.074)			-0.379*** (0.074)	
高中職		---			---	
專科、技院或科大		0.147 (0.082)			0.342*** (0.083)	
一般大學		0.459*** (0.093)			0.651*** (0.106)	
研究所		0.545*** (0.145)			0.938*** (0.194)	
<b>家庭結構型態</b>						
未與父母同住		-0.731*** (0.227)			0.002 (0.194)	
僅與單親同住		-0.334*** (0.101)			-0.121 (0.094)	
與父母同住		---			---	
<b>兄弟姊妹數</b>		-0.066* (0.032)			-0.08* (0.032)	
<b>-2 Log Likelihood</b>	8571.75	8234.194	2767.654	7220.283	6762.029	680.945

註：\*p< 0.05，\*\*p< 0.01，\*\*\*p< 0.001。括號中為標準誤。

接著，我們控制家庭背景變項，以探討影響以推薦甄試進入公立高中的因果機制。在模型中，我們加入了四個家庭背景變項，分別為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探究其是否影響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結果顯示，家庭收入越低者，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高；而家庭結構越不完整、兄弟姊妹數越多，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也越低。

進一步仔細來說明之。在家庭總收入方面，每月總收入為「2萬元以下」、「2~5萬元」者，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負，這表示收入越低者，其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不利；在父母教育程度方面，父母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研究所」者，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正，這表示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子女越有機會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在家庭結構型態方面，僅與單親同住或未與雙親同住者，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負，這表示，當家庭親子關係結構越不完整，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少。此外，家庭兄弟姊妹數越多，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負，即兄弟姊妹數越多者，教育資源稀釋的可能性越高，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也明顯較低。

另一方面，當加入了家庭背景變項後，父母學習參與對以推薦甄試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的直接影響力減低了，且未達到顯著。由此可知，父母學習參與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實是來自「家庭背景」的作用，一旦考慮家庭背景的差異，父母學習參與的直接解釋力便大為減少了。

在「以申請入學進入公立高中」的項目中，結果顯示，父母學習參與程度對子女以申請入學的方式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並無顯著影響。鑑於本研究主要探討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在「以申請入學進入公立高中」並未受到「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的影響情況下，則不另增模型來說明家庭背景的作用。

當學生經過推薦甄試與申請入學兩道升學關卡的篩選後，其餘的學生則透過聯考或登記分發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因此，排除了以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方式且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樣本後，本研究進一步來檢驗父母學習參與程度對於使用聯考管道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的影響情況。

在「以聯考進入公立高中」的項目中，父母的學習參與對子女以聯考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具有顯著的影響力。這表示當父母越常與子女討論課業或升學問題，子女透過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也越高。

爲了更清楚瞭解影響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因果機制，我們進一步於模型中加入了家庭背景變項作爲控制。在模型中，我們加入了四個家庭背景變項，即家庭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與兄弟姊妹數，以檢驗家庭背景變項對於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情況。結果顯示，家庭總收入越低者，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會越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以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高；兄弟姊妹數越多者，以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不利。

更詳細來說明之。在家庭總收入方面，家庭總收入爲「2 萬元以下」、「2~5 萬元」者，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會爲負，這表示收入越低者，其子女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爲低；在父母教育程度方面，則有明顯的階層化情形存在，即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爲「高中職」來說，父母教育程度爲國中以下者，其子女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爲負，而父母教育程度爲專科或大學以上者，其子女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爲正。這顯示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子女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爲佳；在家庭結構型態方面，家庭親子關係結構是否完整，則未對以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會產生明顯影響；最後，在兄弟姊妹數方面，其影響爲負，也就是擁有越多的兄弟姊妹，越不利於以聯考的方式成功的進入公立高中，這可能是家庭教育資源稀釋的結果。

此外，當納入了家庭背景變項後，父母學習參與對以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之直接影響力降低了，且未能達至顯著。由此可知，父母的學習參與對於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其實是來自「家庭背景」的作用，因而，一旦考慮家庭背景的差異，父母學習參與的直接解釋力便大為減輕了。

最後，排除了以推薦甄試、申請入學、聯考三種方式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樣本後，我們觀察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使用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會之影響力。在「以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一項中，結果顯示，對於子女以登記分發的方式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率來說，家庭內社會資本並未起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由於本文希冀探討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效果，在「以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並未受到「父母學習參與程度」的影響下，則不另增模型來說明家庭背景差異的作用<sup>4</sup>。

從以上分析來說，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明父母的學習參與對於升學的方式與機會有直接且明顯的影響，這似乎與過去大家所以為父母參與的重要性相違背。其實，從訪談中可以發現，父母對子女升學問題的關心與安排，於子女的升學抉擇而言，還是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受訪者 B、D 表示，通常是自己決定升學的學校，但也會參考父母的意見，而父母對自己的決定基本上都是採取支持的態度。

通常是自己會先決定想要去唸哪邊學校，然後去問他們意見。基本上爸媽都支持決定。…之前是說至少要大學畢業，後來唸研究所是自己決定，他們很支持。(受訪者 B 2005/10/4)

他們當然會希望我考上第一志願，但我申請上 XX，他們尊重我的決定。(受

---

<sup>4</sup> 由於本文在模型的分析樣本設計上是採「逐步剔除管道參與者」的策略，因此，在管道參與的最後一回合－登記分發的分析樣本，為已剔除經由推薦甄試、申請入學、聯考成功升學者，故而樣本數最少。所以，此部份分析結果發現自變項對「以登記分發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無影響，並非就表示此管道無階層之差異情況的存在。唯本文主要是希望討論社會資本的作用，是以不另增模型來說明家庭背景差異之情況。

訪者 D 2005/10/7)

受訪者 A 則表示，雖然父母對自己繼續升學有很大的期待，且會與自己溝通升學上的相關問題，但是，對當時參加國中技藝班的他而言，在課業落後及對升學沒有很大的期待情況下，多半的討論皆無所交集，而他也選擇放棄參與升學考試。

他們會問我現在的打算，諸如課業上如何求進步，升大學的準備、想法，然後他們會告訴我齟齬社會的現實面，和升學的好處。不過當時我是聽不下去的，最後都是鷄同鴨講吧！.....嗯，我當時是不相信非得要升學才能過活，如果這麼勉強，我就不想做。(受訪者 A 2005/10/3)

儘管如此，受訪者 A 最終還是接受了父母的安排而繼續升學，原因是「因為我不想聽他們一直囉唆」(受訪者 A 2005/10/3)。相反地，受訪者 C 的父母則對子女的升學沒有特別的要求和期待，其與父母在升學問題的互動上也很少，而這也影響了受訪者 C 後來對於升學學校的選擇。

不會，爸媽都不太管耶！我都去唸私立高中啦！因為我家對功課沒有很注重，所以爸媽只希望不要去做壞事就好。(受訪者 C 2005/10/6)

另一方面，從訪談中發現，對於實質的升學協助及資料的準備上，父母並未提供太多具體的幫助，大多僅只於意見的提供、升學資訊的收集等。

他們會關心我清不清楚考試的資訊，但他們並不會替我準備。都是我自己來的。(受訪者 A 2005/10/3)

這個爸媽就幫不上忙啦！另外就是以前推甄過的學長姐，去找他們問。(受



訪者 B 2005/10/4)

功課上都是學校老師，如果是資訊上，媽媽會幫忙打聽。(受訪者 C 2005/10/6)

媽媽會替我剪報，比如，考前猜題、時事題之類的。(受訪者 D 2005/10/7)

綜合以上的訪談結果，我們可以知道，父母在子女的升學選擇上主要是扮演諮詢的角色，提供子女於升學選擇上的某種的心理支持或規範。在實際的升學資料準備上，相較於學校教師、學長姐來說，父母則未能提供太多實質的助益。這正好說明了何以父母的學習參與對於子女的升學機會而言，並不具有直接且顯著的影響力量。

## 二、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

〈表六〉主要是檢驗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學生能以何種管道進入公立高中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經由父母於家庭外的人際網絡互動情況，特別是與子女同學或朋友的父母、學校、和親朋好友，我們企圖釐悉父母與其他成人、機構於子女教育的互動是否可能影響了子女的升學方式與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亦加入家庭背景變項，來進一步觀察家庭背景、家庭外社會資本、升學方式與機會三者間的因果機制。

首先，在「以推薦甄試進入公立高中」項目中，僅只有與學校的相關互動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對於子女能以推薦甄試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而校內外帶間封閉性、代間社會資源轉移則未有明顯的影響力。這結果說明了，父母與學校之間的緊密聯繫，較可能為子女帶來有助於升學的豐富資源，而提高了升學機會。

進一步來看，在「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變項方面，其對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之影響為正。這結果顯示，當父母越常參與學校的相關活動與事務，甚至擔任學校的家長會委員及義工等，都能為子女提供較為豐富的教育資源，而有利於子女透過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

另外，在「與學校聯繫」的變項方面，其對於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之影響為負。這表示，當父母與學校越常因課業或升學問題進行聯繫，則子女透過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少。我們推測這與台灣父母較少主動聯繫學校或老師有關，除非是親師座談會或子女偏差行為的發生，父母很少積極與學校進行溝通。

表六 以各種升學管道進入公立高中之邏輯迴歸分析－家庭外社會資本

	進入公立高中					
	推薦甄試 (N=9273)		申請入學 (N=9273)	聯考 (N=5237)		登記分發 (N=1467)
<b>常數</b>	-1.656*** (0.243)	-1.06*** (0.301)	-3.356*** (0.533)	-0.528* (0.264)	-0.242 (0.326)	-2.249* (1.076)
<b>學校內代間封閉性</b>						
完全不認識 無聯繫	--- -0.054 (0.155)	--- -0.046 (0.158)	--- 0.27 (0.328)	--- -0.093 (0.158)	--- -0.079 (0.164)	--- -0.749 (0.764)
弱聯繫	0.199 (0.132)	0.178 (0.135)	0.271 (0.294)	-0.188 (0.141)	-0.182 (0.146)	0.216 (0.556)
強聯繫	0.221 (0.188)	0.276 (0.192)	0.243 (0.403)	-0.329 (0.203)	-0.24 (0.211)	0.367 (0.716)
<b>學校外代間封閉性</b>						
完全不認識 無聯繫	--- 0.158 (0.181)	--- 0.162 (0.185)	--- 0.153 (0.409)	--- 0.102 (0.193)	--- 0.082 (0.201)	--- 0.826 (0.678)
弱聯繫	0.035 (0.146)	0.037 (0.15)	0.129 (0.337)	0.195 (0.154)	0.181 (0.16)	-0.344 (0.626)
強聯繫	-0.134 (0.182)	-0.152 (0.187)	0.489 (0.377)	0.12 (0.189)	0.147 (0.196)	-0.577 (0.82)
<b>參與學校事務</b>	0.128*** (0.032)	0.08* (0.034)	0.087 (0.069)	0.184*** (0.036)	0.143*** (0.039)	-0.032 (0.162)
<b>與學校聯繫</b>	-0.152* (0.061)	-0.208*** (0.064)	-0.165 (0.133)	-0.021 (0.062)	-0.098 (0.065)	0.421 (0.246)
<b>代間社會資源轉移</b>	-0.038 (0.069)	-0.063 (0.07)	-0.14 (0.149)	0.05 (0.074)	0.038 (0.076)	-0.38 (0.33)
<b>家庭每月總收入</b>						
2萬元以下		-0.327 (0.246)			-0.113 (0.258)	
2~5萬元		-0.339* (0.133)			0.034 (0.137)	
5~10萬元		---			---	
10~15萬元		-0.055 (0.181)			0.036 (0.204)	
15~20萬元		0.441 (0.249)			0.28 (0.349)	
20萬元以上		-0.05 (0.407)			0.632 (0.583)	

表六 (續)

	進入公立高中					登記分發
	推薦甄試	申請入學	聯考			
<b>父母教育程度</b>						
國中以下		0.056 (0.15)			-0.573*** (0.156)	
高中職		---			---	
專科、技院或科大		0.085 (0.156)			0.511** (0.163)	
一般大學		0.272 (0.171)			0.457* (0.191)	
研究所		0.655** (0.255)			0.404 (0.359)	
<b>家庭結構型態</b>						
未與父母同住		-0.479 (0.489)			0.2 (0.489)	
僅與單親同住		-0.527* (0.208)			-0.073 (0.192)	
與父母同住		---			---	
<b>兄弟姊妹數</b>		-0.102 (0.064)			-0.014 (0.064)	
<b>-2 Log Likelihood</b>	2319.024	2227.886	720.834	1830.974	1740.583	157.128

註：\*p< 0.05，\*\*p< 0.01，\*\*\*p< 0.001。括號中為標準誤。

接著，我們加入家庭背景變項，以控制影響家庭外社會資本對以推薦甄試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效果的背景因素。在模型中，我們加入了四個家庭背景變項，分別為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探究其是否影響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結果顯示，家庭收入較低者，子女以推薦甄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低；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子女透過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較高；家庭結構不完整者，則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較差。進一步詳細說明如下：

在家庭每月總收入方面，家庭收入為「2~5 萬元者」，其影響為負，且達顯著。這表示，相對於家庭每月總收入為「5~10 萬元」者來說，家庭總收入較低者，子女越不容易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在父母教育程度方面，當父母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時，其影響為正，且達到顯著。這代表，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經由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高；在家庭結構型態方面，僅與單親同住的家庭結構型態的影響為負，且達顯著。這說明了，當家庭親子結構越不完整時，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低。而兄弟姊妹數則未有顯著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當加入了家庭背景變項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參與學校事務」和「與學校聯繫」兩個變項的係數有所降低，但其顯著的影響效果仍然存在。這結果顯示了，「父母參與學校的事務」及「與學校聯繫」兩變項為影響子女能否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重要因素，儘管家庭背景仍具有某程度的影響力量。

在「以申請入學進入公立高中」的項目中，結果發現，不管是校內外代間封閉性、父母參與學校事務、與學校聯繫，或者是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皆對子女是否能以申請入學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無顯著的影響。在本文希冀討論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升學的影響，及家庭背景的作用的前提下，因家庭外社會資本未影響以申請入學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故不另增模型來說明家庭背景的作用。

經過推薦甄試與申請入學兩道升學關卡的篩選後，未能成功升學或放棄就讀分發學校的學生則進一步透過聯考或登記分發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因此，在排除了以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方式且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樣本後，本研究進一步來檢証父母於家庭外與其他成人或機構的人際互動對於使用聯考管道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的影響情況。

在「以聯考進入公立高中」項目中，單只有父母參與學校事務一項對於子女能否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有顯著的影響，其餘如校內外代間封閉性、與學校的聯繫程度、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等，皆未有明顯的影響力。這結果顯示，當父母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或擔任學校家長委員會及義工，可能為子女帶來有利的教育資源，而增加了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

進一步來看，在「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的變項方面，其對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之影響為正。這結果表示，當父母越積極參家學校的相關活動與事務，或擔任學校的家長會委員及義工等，能為子女提供較為豐富的教育資源，而提升子女透過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

接著，我們控制家庭背景變項，以檢驗影響家庭外社會資本對以聯考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效果的背景因素。在模型中，我們納入四個家庭背景變項，分別為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探究其是否影響子女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結果顯示，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其子女以聯考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為高，而家庭每月總收入、家庭結構型態、兄弟姊妹數等背景因素，則未有顯著的影響力。這表示，父母的教育程度高低是為影響子女能否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重要背景因素。

詳細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在父母教育程度一項中，其影響呈現階層化情況。相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父母教育程度僅為國中以下者，其影響為負，

即父母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子女以聯考的方式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率明顯為低；相反的，當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以上者，其影響為正，即父母教育程度為專科或大學者，子女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為高。

另外，當控制了家庭背景變項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參與學校事務」變項的係數有所降低，但其顯著的影響效果仍存在。這結果顯示了，「父母參與學校的事務」為影響子女能否以聯考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重要因素，雖然家庭背景，特別是家長的教育程度，具有某程度的影響作用。

最後，排除了以推薦甄試、申請入學、聯考三種方式並成功升上公立高中的樣本後，我們觀察家庭外社會資本對於使用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的成功機會之影響力。在「以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一項中，結果顯示，家庭外社會資本對於子女以登記分發的方式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並未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在本文希冀探討社會資本對升學方式與機會的影響效果之前提下，因「以登記分發進入公立高中」並未受到任何家庭外社會資本的顯著影響，故不另增模型來說明家庭背景差異的作用。

從分析結果來看，除了父母參與學校事務對子女以推薦甄試或聯考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有正面影響、父母與學校的密切聯繫為負面影響外，其餘家庭外社會資本對於升學方式與機會而言，並無太顯著的影響。進一步根據訪談資料得知，除了受訪者 D 表示父母有擔任學校家長會委員及義工媽媽以外，其餘受訪者皆表示父母並不常與學校老師聯繫，也很少參與學校的活動，除非是學校舉辦親師座談會或者老師進行家庭訪問時，父母與學校或老師才有進一步的接觸，由此可知，大多數台灣父母並不傾向於主動與學校和老師進行聯繫。

嗯，他們沒有涉及我學校的事。沒有。除非導師有邀請座談，不然是沒有的。

（受訪者 A 2005/10/3）

印象中應該都有見過面。因為那時候有晚自習，所以一般家長都有跟我們導師見過面。然後好像也有家庭訪問。...只記得國小時候媽媽有去當過愛心媽媽，後來就沒在參與這些事情了，因為那時候他們非常忙（受訪者 B 2005/10/4）

不會耶，通常都是老師先聯絡。...會參加活動，但是義工那些就沒有，因為爸媽都是上班族比較沒有時間。（受訪者 C 2005/10/6）

雖然父母較少與學校、老師建立聯繫，不過受訪者多表示，父母通常會與朋友、同事或者同樣有子女要升學的父母討論及交換關於升學的一些資訊，並將這些資訊轉而提供給自己作為升學上的參考資料。

如果沒辦法下定主意找他們商量，他們就會去問親戚朋友，通常都是他們同輩親戚朋友小孩。好像還問過我們房東，因為他是老師。（受訪者 B 2005/10/4）

認識的同事或剛好認識那間學校的人。（受訪者 C 2005/10/6）

有一樣年紀小孩的媽媽。（受訪者 D 2005/10/7）

不過，受訪者 B、D 也表示，這些升學的資訊，通常都是僅供參考而已，因為他們還是會去詢問一些學長姐或老師的意見，而這些意見也是他們升學選擇很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由此可知，父母的資訊來源通常來自於自身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極少是透過與學校及老師的聯繫，或是經由建立代間社會網絡而取得。或許這可以說明為何代間封閉性及代間社會資源的轉移對於升學機會來說，並沒有直接且顯著的影響效果。

另外，從訪談資料中可發現，除了透過遷移戶口的方式，將子女轉學至風評較佳的學校外，父母若是擔任學校的家長會委員、義工，或教職人員，多半有機



會與權力安排子女進入較好的班級（或稱升學班），而有些父母則會透過與學校熟識或關係良好的人以安插子女進入以升學為主的班級。受訪者 B、D 便表示，曾聽聞或遇過有家長會長的子女被特地安排進入升學班。此外，受訪者 D 也提到，由於媽媽與學校關係很好，因此曾經被其他父母請託以安排其子女進入較好的班級，而與媽媽熟識的議員也曾經表示若有需要，可以幫忙更換班級或老師。

記得那時候好像有一個女生，她成績很糟，但是莫名其妙進來我們班。...他進來原因跟她家人有關係，是她爸爸就是家長會長。...那時候好像學校裡面老師也都可以進好班呢！（受訪者 B 2005/10/4）

當然有啊！講進來的！...家長會吧！我媽媽也被拜託過，因為媽媽跟學校關係很好。....也有議員問我要不要換班、要不要換老師....他說，有事可以找他，他可以幫我換掉老師。（受訪者 D 2005/10/7）

從受訪者 A 的升學經驗中，我們則發現，除了正式的升學管道外，父母親亦會透過相關人脈來達成子女升學的目的。受訪者 A 表示，由於自己當時覺得成績不好，而未參加聯考，父母為了讓自己能繼續升學，因此，透過了認識某所學校校長的友人幫忙，最後順利的進入了某私立高職就讀。

詳細情況我沒辦法具體的說出來，不過印象中，是父母的友人與學校校長相識，於是在請託之下就被排進學校。（受訪者 A 2005/10/3）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多數的台灣的父母取得相關升學資訊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與親戚朋友、同事、鄰居...等有相關經驗、消息的人的討論與意見交換而得之，而較少以跟學校及老師的聯繫，或建立代間的社會網絡來達成資訊收集之目的。值得注意的，為了讓子女有較好的升學環境與機會，部分父母亦會嘗試利用各種非正式的管道來安排子女進入較好的學習環境以提高升學機會，或直接安插進入某所學校。這也成為台灣教育環境中很特殊的一種教育現象。

### 第三節 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 一、家庭社會資本的獲得存在著家庭社經背景與家庭結構上的差異

在家庭內社會資本方面，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在家庭內與子女於相關教育事項的互動較為密切，也願意花時間與精力與子女討論升學或關注學習狀況，而僅與單親同住和未與父母同住的家庭在父母的學習參與上，相較於雙親家庭，則明顯不足，這表示家庭關係的結構性缺損，的確影響家庭內社會資本的獲得。此外，從兄弟姊妹數來看，可發現存在著資源稀釋的狀況，即當家庭內子女數越多，父母與子女於教育事項上的互動有被瓜分的情況。

而在家庭外社會資本方面，亦存在著家庭背景差異的情況，即社經背景越高的父母在與學校的互動上，或為子女創造與其他成人互動的機會以拓展其視野上，都有較積極的行動，而僅與單親同住、未與父母同住之家庭、兄弟姊妹數為多者，父母與學校互動或者子女視野的拓展上，則明顯不足。整體來說，家庭背景確實對社會資本取得有影響力，這支持本研究之假設一。

然而，在代間封閉性部分，則未見不同家庭背景間有明顯的差異，這與 Coleman 所發現天主教學校學生的父母彼此間形成緊密聯繫以交換訊息及監控子女行為的情況並不相同。從 TEPS 調查資料來看，有 31.3% 的父母不認識子女好友父母，而有 43.9% 的父母僅認識一部分子女好友父母，進一步從聯繫互動程度來看，父母間的互動則多半維持弱聯繫，即僅談過幾次話。顯然，大部分台灣父母較少積極建立這方面的人際互動，此與研究假設不符。

#### 二、父母參與學校事務是影響子女升學方式與機會的重要社會資本

在家庭內社會資本方面，研究發現，父母的學習參與程度對於子女以推薦甄試或聯考方式進入公立高中是有顯著影響的，然而，當考量了家庭背景

差異時，則發現父母的學習參與的顯著影響力消失了，這表示父母的學習參與對升學的影響其實是來自家庭背景的作用，一旦考慮家庭背景因素，父母的學習參與之影響力便削弱減低，這並不能完全支持「家庭內社會資本越高，升學機會越高」之假設。但值得注意的是，從訪談中可發現，父母於子女教育上的積極態度及協助，對子女的升學選擇來說提供了某程度的心理支持或引導效果，而我們相信這對於子女在追求較多的教育機會或者對自我能力的認知方面是有所影響的，並反映在升學結果上，但限於資料中並未提供學生升學管道的選擇及參與過程的資料，故無法進一步檢驗其影響，這有待未來相關的資料收集與討論。

在家庭外社會資本方面，代間封閉性與代間社會資源轉移的影響並不顯著，這並不支持家庭外社會資本對升學機會影響之假設，所以以下僅針對父母參與學校事務及與學校聯繫程度對升學機會之影響結果進行討論。研究發現，父母參與學校事務對於子女能以推薦甄試及聯考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是有顯著影響的，也就是說，當父母較積極參與學校活動，或者擔任家長會委員、義工，子女透過推薦甄試或者聯考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明顯較高，這與假設 2-2：「家庭外社會資本越高，升學機會越高」相符合。這可能是因為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或者擔任學校家長會委員、義工的父母，較有機會參與學校相關政策的決定過程，並掌握重要的資訊與資源而能使子女在升學過程中位居有利地位。從訪談中也發現，擔任家長會委員、學校義工的父母常利用與學校的良好關係來安排子女較好的學習環境與條件，如安插子女進入以升學為主的班級，而為子女的升學提供了有益的資源。

而在與學校聯繫方面，結果發現，父母與學校聯繫程度越高對子女以推薦甄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是有顯著影響的，但為負向影響，即當父母與學校老師聯繫越頻繁，子女以推薦甄試的方式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越低，這並不支持假設 2-2，此可能與父母和學校老師的密切聯繫多半起因於子女學業成績不佳或品行不良等問題有關。

##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在台灣社會，教育為重一向是核心的價值，所以，不管是父母還是學生自己都有較高的教育期待，而父母為了讓子女有較好的升學機會，更是致力於各種教育投資和參與，然而，這些參與行動究竟對子女的實際升學機會產生何種影響，則仍缺少實際的研究論證。本文試圖從 Coleman 的社會資本理論出發，針對父母的實際參與行為和升學機會間的關係進行討論，以瞭解父母的實際參與，特別是在人際互動層面，是否對於升學機會產生影響？而何種參與行動對升學機會的提升來說是重要的社會資本？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當父母積極參與學校的事務時，如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擔任家長委員或義工，對於子女升學有正面的助益。從管道參與的過程來看，從管道參與的第一階段－推薦甄試開始，父母學校事務的參與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對於子女能「參加推薦甄試並成功進入公立高中」的機會有正向的影響力。即使於推薦甄試中落敗而無法如願升上公立高中，仍可以轉戰聯考和其他的聯考參與者一同競爭，而在此競爭過程中，父母參與學校事務積極的學生依然有較高的機會可以成功升入公立高中。由此可知，父母學校事務的參與可提供子女較佳的學習支持，進而創造優勢的升學競爭位置。

然而，在與學校的積極聯繫上，即當父母經常與學校老師就子女升學及學業問題進行溝通並保持聯繫時，對於子女升學來說是有顯著負向影響的。這個結果或許與子女的學習狀況有關，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子女的學習上有問題，才促使老師與父母之間不得不進行聯繫溝通，以改善子女學習上所面對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家庭背景與父母實際參與行動的關係部份，則可發現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其父母在關注孩子升學及課業問題上較為積極，也較常參與學校相關活動及事務，同時，在為子女創造與其他成人互動的機會上也有比較積極的情

況。同樣的，家庭結構亦是影響父母實際參與行動的顯著因素，單親家庭或未與雙親同住者、兄弟姊妹數為多者，其父母在家庭內子女學習狀況的關心、與學校的互動及創造子女與其他人互動的機會上，顯得較為不足。

整體而言，除了學校事務的參與外，Coleman 所提出的家庭社會資本概念對於解釋台灣學生升學機會差異問題，並未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這或許與本文對社會資本概念的操作性定義及分析設定有關。在社會資本概念的測量定義上，本文是以家長的實際參與行動來指涉社會資本的概念，並進行分析。然而，家長參與行為與子女學習表現間互為因果的關係，卻可能使得在分析家長參與行為與升學間的顯著關係時，並無法類推其因果關係。因此，未來可考慮透過兩個時點以上的追蹤調查資料或採用徑路分析，來釐清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何瑞珠，1999；李文益、黃毅志，2004）。此外，在量度社會資本時，由於本文僅限定於家長實際參與行動的範疇，而將可能是重要社會資本的家庭結構變項，如家庭型態、兄弟姊妹數，劃歸於家庭背景變項，這可能因此而導致社會資本效果不明顯，或低估了社會資本的影響力。

在分析設計方面，由於本文採用整體的父母的參與行為程度作為實際分析的參考點，而未能將不同家庭背景之父母參與行為加以分層處理，這可能因此導致不同家庭背景間因著父母參與行為對升學機會的影響歧異，如相較於社經地位為高的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父母的參與行動對於升學機會的提升來說並無太大的影響效果，而使得父母的參與行為對升學機會的實際影響力被抵銷。因此，未來研究上或可經由家庭背景與父母參與行動間互動項的增析，抑或者透過多層級的分析方法，以釐清不同家庭間的家長參與對升學機會的實際影響。

家庭背景和學生教育成就間的關係密切，已是許多教育社會學研究中的恆真發現，而立基於此以試圖找出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機制，從而辨別出可能可改善的學生教育成就的因素的研究，也成為許多研究者致力努力的目標（何瑞珠，1999）。從 Bourdieu 的觀點來看，任何父母的參與行動不過只是中上階層父母為

維持其優勢地位而所作的努力，同時，由於中上階層的父母擁有容易被學校認可的文化資本，因此也較容易參與學校的相關事務，而她們的子女也較容易可以適應學校的生活而取得較好的成就。Coleman 則強調，家長在有限的資源下，仍可根據自身的條件與能力來參與子女的教育，這有助於減少原有家庭的結構性限制，進而改善及提升子女的教育成就。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家長的參與，特別是學校事務的參與上，所創造的社會資本，對學生的升學機會而言是有正面的影響。不過，從訪談中卻發現多半父母還是以家庭內的學習參與為主，而較少參與學校相關的事務，這或許是因為東方家長較傾向於與學校保持一個分工的關係（何瑞珠，1999），但也可能是因為某種參與上的限制，整體來看，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在校內的社會資本的創造上仍是比較容易的。因此，未來如何透過相關家庭及教育政策上的制定與推動，來減少家庭背景因素對以學校為本的參與上的限制，仍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 參考資料

### 一、中文碩士論文

- 巫有鎰，1997，《影響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因果機制－以台北市和台東縣作比較》。台東：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系碩士論文。
- 李宛真，2004，《高雄地區國中學生家庭文化資源、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吳素媛，2004，《家庭教育關聯資本對國小學生數理成就影響模式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科學教育系碩士論文。
- 陳怡靖，2004，《台灣地區高中多元入學與教育階層化關聯性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 蔡毓智，2002，《學習資產對學業成績之影響－以台北市國三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為例》。台北：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二、中文書籍、期刊論文

- 王中天，2003，〈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概念、源起、及現況〉。《問題與研究》 42 (5)：139-157。
- 天下廣告部，2005，〈讓學習成為快樂的事〉。《天下雜誌》 335：319-320。
-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諮議總報告書》。台北：行政院。
- 李文益、黃毅志，2004，〈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學生成就的關聯性之研究－以台東師院為例〉。《台東大學教育學報》 15 (2)：23-58。
- 何瑞珠，1999，〈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闡釋〉。《香港教育學報》 26 (2) 233-261。
- 何琦瑜，2005，〈從家庭啟動未來〉。《天下雜誌》 335：24。
- 吳俊憲，2001，〈高中多元入學的爭議與檢討〉。《台灣教育》 605：49-53。
- 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林大森，1999，〈台灣地區家庭背景對中等教育分流的影響：「高中/高職」與「公立/私立」差異的探討〉。《東吳社會學報》 8：35-77。
- 林大森，2001，〈家庭教育資源對教育分流、教育取得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

- 社會學報》 45-75。
- 林南著，張磊譯，2005，《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新富，2003a，〈家庭資本組成構面及其與學習結果之關係〉。《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3 (2)：85-112。
- 周新富，2003b，〈家長參與子女教育之研究與實務〉。《國民教育研究學報》 11：69-92。
- 陳木子，2002，〈高中職多元入學的改良之道〉。《師說》 168：12-15。
- 陳建州、劉正，2004，〈論多元入學方案之教育機會均等性〉。《教育研究集刊》 50 (4)：115-146。
- 陳麗如，2005，〈父母對子女學習的影響－家庭資源之探討〉。《教育與社會研究》 9：121-152。
- 陳雅玲，2005a，〈菁英部落〉。《商業週刊》 918：76-84。
- 陳雅玲，2005b，〈陪孩子長大的四種現代部落〉。《商業週刊》 918：88-94。
- 旋京藩，2002，〈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之評析〉。《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13 (1)：84-94。
- 教育部，1995，《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台北：教育部。
- 黃毅志、陳怡靖，2005，〈台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探討〉。《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5 (1)：77-118。
- 楊巧玲，2005，〈國中學生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之調查研究及社會學分析〉。《教育研究月刊》 135：92-107。
- 鄭耀男、陳怡靖，2000，〈台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檢證社會資本論、文化資本論及財務資本論在台灣的適用性〉。《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10 (3)：416-434。
- 鄭麗玉，1993，《認知心理學－理論與應用》。台中：五南。
- 薛承泰，1996，〈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背景的差異〉。《台灣社會學刊》 20：49-84。



### 三、網頁資料

周祝瑛，2002，〈找尋新世紀的教育模式：多元智慧理論在台灣中小學之實驗初步結果〉。《康軒教育雜誌》第46期。

<http://www.knsh.com.tw/magazine/01/046/4624.asp>

徐明珠，2003，〈聯考與多元入學問題探討〉。《國政分析》。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2/EC-B-092-001.htm>

教育部，2002，〈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的規劃精神〉。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HIGH-SCHOOL/EDU7273001/bbs/one-1/versatile-3.htm](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HIGH-SCHOOL/EDU7273001/bbs/one-1/versatile-3.htm)

教育部，2003，〈九十年度高中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宣導手冊〉。

<http://msch.tnc.edu.tw/>

教育部，2005，〈重大教育政策發展歷程－多元入學〉。

<http://history.moe.gov.tw/policy.asp?id=3>

楊朝祥，2002，〈多元入學方案面面觀〉。《國政研究報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1/EC-R-091-029.htm>

羅融，2002，〈多元入學，一場遊戲一場夢？〉。《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23期。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323&bulletinid=478>

### 四、西文參考資料

Anne Bert Dijkstra, Rene Veenstra, and Jules Peschar, 2003, "Social Capital in Education : Functional Communities Around High School in Netherlands." Pp.119-144 in *Creation and Return to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Henk Flap and Beate Volker. NY : Praeger.

Bourdieu, P.,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241-260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Connecticut : Greenwood.

Catherine L. Garner and Stephen W. Raudenbush, 1991,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A Multilevel Analysi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4 :

251-262.

- Carbonaro, W., 1998,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Parents :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Education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 295-313.
- Coleman, J. S. and Hoffer, T., 1987,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 NY : Basic Books.
- Coleman, J. S., 1988a,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95-120.
- Coleman, J. S., 1988b, "Social Capital and Schools." *Education Digest* 53 ( 8 ) : 6-9.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enn D. Israel, Lionel J. Beaulieu, and Glen Hartless, 200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Rural Sociology* 66 ( 1 ) : 43-68.
- Ly-yun Chang, 2004, "Parental Closure Effects on Learning : Coleman's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on Learning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apital : Community, Class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Taichung.
- Morgan, S. L. and Sorensen, A. B., 1999, "Parent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 A Test of Coleman's Social Capital Explanation of School Effects." *Sociological Review* 64 : 661-681.
- PerceL, Toby L and Menaghan, Elizabeth G, 1994, "Early Parental Work,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Early Childhood Outcom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 4 ) : 972-1009.
- Ping-Yin Kuan and Meng-Li Yang, 2005,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Family Structure : Evidence from Two Cohorts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Family, Taipei.
- Ralph B. McNeal JR, 1999,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Social Capital : Differential Effectiveness on Science Achievement, Truancy, and Dropping Out." *Social*

*Forces* 78 (1) : 117-144.

Sandefeur, Rebecca L. and Edward Laumann, 1998, "A Paradigm for Social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0 (4) : 481-501.

Sandra L. Dika and Kusum Singh, 2002, "Ap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 A Critical Synthe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2 (1) : 31-60.

Wenfán Yan and Qiuyun Lin, 2005,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 Contrast Acros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9 (2) : 116-127.